

新劇史目錄

●封面

長風 萬里破巨浪圖 (熊松泉畫)

●序文

天笑生 葉小鳳 管義華 莊乘黃 周瘦鷗 任董叔 馮叔懋 沈石農 王瘦月 朱雙雲

●圖畫

○新劇小說社同人攝影○著者朱雙雲及其夫人浣雲女子小影○王鐘聲西式化妝○任天知○錢逢新○黃喃喃○名劇黑奴籲天攝影○春柳社在東京全體攝影○陸鏡若留學時攝影○馮叔懋○開明演劇會發起人朱雙雲○王蕙芬攝影○黃幼雅扮空谷蘭中良彥騎馬圖○汪優遊化妝女子○黃喃喃之愛兒四齡童○名劇血簾衣○凌憐影西妝○查天影○最新古裝新劇義弟武松捉姦之一幕○徐半梅化妝女士○薛金詔○劉航燕○陳大悲○羅笑倩○沈冰血張冶兒合扮古妝三笑中之祝枝山祝童○范天聲化妝○錢化佛武裝攝影○陸子美化妝○李悲世化妝○新民新劇社最新古裝

新劇史 目次

一



165533

MG
J824
24

木蘭從軍長亭餞別○林孟鳴書法○女新劇家潘幻夢陳幻玉女士合影○汪君良所畫蘆鵝○錢化佛所畫觀音○陸子美所畫山水

◎春秋

己亥冬十一月起至甲寅年夏四月新民社民鳴社啓民社開民社同志會文明社六大團體聯合演劇止以上十六年來各省各地之劇團劇事莫不備載

◎傳紀

○朱雙雲傳○鄭蕪風傳○錢於戲傳

◎本紀

○幼雅○明玉○優游○化佛○无恐○藥風○寒梅○悲世○憐影○天知○君磐○石癡
○絳士○受之○子美○半梅○鏡若○無爲○雙雲○君良○一笑○航蕪○天厄○漱梅
○秋聲○行素○素素○冷笑○病僧○警鈴○子青○則鳴○鏡花

◎評論

○對於聯合演劇之意見○答客難○爲新劇進德會進一解○社會教育之

謂何哉○正本清源○其亦知所擇哉○賣嘴○是別有故○道不同不相爲謀

◎正名

○新劇家○劇人○戲子○藝員

◎派別

○生類○旦類

◎軼聞

○情天恨○新茶花○珍珠塔○演劇笑話○劫后姻緣○都督夢○劫除灰
○飯羅當氣珠○愛之花○綠外綠○漆身豫讓○與古爲徒○人心大變○
新加官致

◎雜俎

○王无恐○鄭正秋○說小生○說旦角○一技之長○說包銀○紅樓夢○
黃幼雅○恩怨記○聊齋戲○殺子報○新劇家之新名刺○勿忘願無爲之
演說○灰鼠換珠皮小說○補漏洞○箴不自量之評劇家○拉雜話究竟
誰先誰後○移風社之一瞬○玉堂春○新劇本事火浣衫○何苦來○望眼

將穿矣○陳伯和○舊小說之有裨世道人心○是亦一消遣法也○新、民
民鳴之人才○新劇叢談○新舊劇之異點○各埠觀劇人之心理不同○
劇人之心理不同○劇才之難得○不必假社會教育名義○說演戲之脚
本○愛之花○珍珠塔之有關社會教育談○童子生○卓哉二字○觀劇心
理○十老四小○說東話西○行素拉雜話

◎補遺

○惡家庭攷○馬介甫攷○黃孝子萬里尋親攷○殺子報攷

◎跋文

○陳耕漁○雙雲自跋



序言

逸齋

戲劇大觀目錄

第一集 目次

●現已付印●
●即日出版●

編輯者 許天隨
朱勤補
陳耕漁

圖畫門

新劇家小影
名伶小照
客串小影
女伶小影

論說門

新劇論說
舊劇論說
說明書附

記載門

戲學淵源
梨園軼話

史傳門

新劇家史傳
名伶史傳
女伶史傳

雜藝門

幌曲底本
脚子脚本
新唱本
新唱歌
灘渡
吹打調子
工尺板眼

劇本門

新劇劇本
舊劇劇本
舊表附

文苑門

詩詞歌詠
滑稽言論
遊戲文章

叢談門

俗評劇評閑話
瑣語劇界人物表
各省舞臺一覽表

雙雲館劇話

朱雙雲先生乃海上評劇家而兼新劇家者耳主持報務有年所發言論守正不阿早已名播海內對於戲劇一門尤津津樂道之故其評劇也亦言之恭詳非同泛泛者可比觀其手筆者類能知之無庸贅述茲者承先生雅意以數年來關於劇界之著作概贈與本社令印成專本以饜海內愛此道者之檢覽現已付印不日出版所有簡要門類均列于左

名伶小照
新劇家小照
劇學
名伶小傳
評論
劇話
遺聞軼事
文苑
笑話

新劇小說社出版

新劇史序

我聞天演能實之說矣。始以易簡伏變化之機。命之曰儲能。後漸繁。殊極變化之致命之曰效實。二儀之內。仰視俯察。所莫能外也。自震且沐。歐風百物競照。雖至纖介。亦隨而靡矧。其爲文藝乎。近世學者。微識提倡。吾友遠生曰。文學者。實靈魂所造。第二之自然。而戲劇乃復合藝術之聖品。觀感萬象。無異教宗。眇悟人生。實斟哲學。旨哉言乎。然於萌蘗時代。而作輪困之想。則詎能蹴暨乎。新派演劇家朱雙雲。編新劇史。屬貢一言。以弁首。嗟夫。世之進化也。本作波折之線。國家政制。何莫不然。今之所謂儲能時期。又安保其不顛蹶而奮興相尋未已也。惟此蹶興。卽循此進化軌道而行。朱子勉乎哉。我言雖簡。或有深味焉。天笑生敘。

新
劇
史
序



新劇史序

自皇。帝。有。唐。莊。宗。而。人。無。不。可。以。伶。傳。列。傳。有。郭。門。高。而。史。無。不。可。以。傳。伶。大。哉。伶。乎。吾。將。與。汝。宣。天。地。聲。色。之。祕。鑄。朝。野。風。典。之。章。上。配。鈞。天。廣。和。之。美。下。解。鬱。塞。不。平。之。霧。矣。春。日。融。融。秋。日。杲。杲。天。風。浪。浪。人。瑞。熙。熙。吾。於。斯。間。將。使。優。孟。被。衣。冠。容。成。奏。玉。磬。隆。基。司。鼓。李。謩。擗。笛。秦。青。調。聲。白。華。壓。曲。八。郎。敝。衣。張。三。花。面。公。瑾。回。首。而。徘徊。子。野。聞。歌。而。惆。悵。跌。宕。八。荒。睥。睨。千。載。白。眼。看。數。千。年。笑。秦。皇。漢。帝。攸。如。一。劇。是。豈。不。盡。才。言。奇。能。極。人。天。之。至。觀。哉。吾。嘗。謂。一。部。十。七。史。司。馬。歐。陽。差。解。人。事。碌。碌。餘。子。初。亦。作。千。秋。想。更。事。稍。多。作。官。稍。大。則。輒。恍。然。自。警。曰。好。爵。與。直。辭。孰。利。斧。鉞。與。曲。筆。孰。穢。吾。其。毋。自。棄。焉。於。是。一。代。史。乘。遂。成。恩。怨。裨。販。之。局。矣。滑稽。伶。官。兩。傳。其。褒。貶。不。足。論。其。事。其。人。則。迥。乎。尙。矣。清。亡。以。後。皇。帝。絕。跡。玄。鳥。朱。雀。之。諛。赤。烏。銅。鳳。之。懺。誕。不。足。道。本。紀。餘。藩。遂。歸。劇。人。禮。失。求。

新編史序

野。意。在。斯。乎。吾。將。執。是。以。問。雙。雲。氏。甲。寅。閏。五。月。葉。小。鳳。序

二



新劇史序

溯夫小雅淪亡。古樂歇絕。市井之徒。竊其微意。習爲戲劇。雖不能追踪先哲。然而紮束登場。每多貶箴。諷諫之作。文野不同。其意則一。賢者不廢。此司馬滑稽之篇。歐陽伶官之傳。所由來也。吾友雙雲。有新劇史之輯。殆亦本於此乎。海上新劇家。有一技之能。一藝之顯者。靡不爲之傳。評騭公允。不偏不倚。紀載周詳。有理有條。嗟乎。新劇家將以新劇史而傳耶。新劇史將以有名之新劇家而傳耶。相得益彰。互爲輝映。新劇家得新劇史而名益顯。新劇史以有名之新劇家而聲益遠耶。蓋聞人有三立。立言爲下。司馬歐陽之文。可謂至矣。然而迄今千百載。散佚十七八。雙雲之文。其能不煥昭著。垂諸千古而不朽乎。如其不能。新劇史之作。甯非多事。然而紅氍毹上。甯無高尚純潔之士。歌舞場中。偏多憤世嫉俗之流。漸離悲歌。一巷失色。東方妙諦。四座生風。其有功於世道人心。當非淺鮮。安能湮沒而不

傳人不爲之傳而雙雲獨爲之傳。知其難而爲之難。嗟乎雙雲亦濁世之材哉。書成索言於余。余嘆其材識過人而有所建樹也。樂爲之序。時民國三年六月東吳管義華

新劇史序

新劇之起。實胚胎於十年以前。而得有今日蒸蒸焉。猛然驟進之趨勢者。蓋非偶然爾。當其風氣之未開也。人每習於目前之小就。毫無競爭之精神。雖有二三巨子。奮起直追。而屢興屢仆。率多沈淪閒散。究莫能角勝於舞台之上。良可浩嘆。自去歲新本社開幕。而新劇中興。乃繇此得奏厥績。海內靡然嚮風。獻身以示色相者。至千計。劇場勃興。亦林立於滬上。嗚噓。可謂盛已。然新劇之患。不在進之發端。而恆在中途廢止之慮。蓋無精神上之建築。則善華易散。而志趨不堅。一蹶不振之餘。其患輒復因之而起。處此新劇尙在萌芽時代。縱爲一時觀聽之所傾。正爲新劇諸子所宜勉。強精勵之時。而不得稍事矜張。轉爲前途之阻障。朱君雙雲。新劇中興之健將也。緣是綜其歷史。究其流派。要其指歸。薈之以爲一書。其足爲攷鏡以立之鵠。而灌溉於後起之秀者。不知幾費經營矣。吾知此書出。所以研

求競進。必有翹然特異。爲新劇界放一綫之光明者。嘗慨一般無識者。流
只知揣摩下等心理之好尙。展轉以逐於頹靡者之日多。求其互相砥礪。
一意肆力於改良社會。克副擔荷教育之實者。曾不數數觀。嗚呼。得此書
以輔翼之。庶幾小積則小效。大積則大效。倘亦頹波橫流之喧。而
不能盡汨乎。吾知將來新劇界心思氣力之變。其出於師友切劘之力者。又甯
有量耶。余於是樂得而爲之序。甲寅夏月乘黃作於海上。



新劇史序

方今新劇大昌。業造峯極。傷心之士。羣焉趨之。抱大願力。發大智慧。現一身。說一一法。或現優婆塞。或現優婆尼。懸茲大智燈。以朗照震旦衆生。俾善男子善女人。一一皈依。罔或沈溺不返。在昔世尊現身五濁惡世。說法佈施。吾以方新劇家。未爲過也。然而輓近新劇家之所以能現身說法。新劇之所以能躋盛域。初匪一朝一夕。一蹴可幾。實以十稔餘之心血。十稔餘之眼淚爲代價。出其毅力以購之。于是乎乃見茲一朶燦爛奇花。大放于新劇界上。此花實亦以十稔餘之心血。十稔餘之眼淚爲肥料。出其毅力以溉之。于是乎乃放于斯。可知新劇之得有今日。良匪易易。飲水思源。烏得不令人倦念前塵。顧欲夷攷此十稔餘之信史。渺弗可得矣。吾友朱子雙雲。怒焉憂之。因輯新劇史行世。自新劇創始以迄于今十稔餘間之歷史。一一筆之于書。縷記靡遺。以示劇人。以昭來許。俾使歷歷此嘔心

泣血之史。不致漫滅銷沈。與流水夕陽同歸于盡。于戲朱子。洵可謂新劇之蓋臣矣。凡吾劇人。當人手一編。薰以香。襲以錦。藏之名山。傳之後世。他日新劇不朽。吾新劇史不朽。卽新劇而朽。而吾新劇史終不朽。炳焉昭垂于天壤間。與天地山河同其壽命焉。朱子以新劇史成。索序于余。余年來筆墨都荒。燕于說部中。不復爲文。顧亦不敢以不敏辭。爰序之如此。甲寅六月瘦鵑敘于紅瘦啼瘦樓。

新劇史序

劇有。史乎。則劇吾國矣。誠爲之史。則劇董狐耳。劇司馬耳。劇之人。宜以史傳矣。而竄名劇史。因以俱傳者。顧不厚自誣哉。雖然。傳有之。樂爲國聲。札則觀之。以下國祚而言。皆奇中爲時盛稱。然則頌雅韶。護孕有世。晉樂失求。野野樂爲劇繫國之重如此。有史資矣。而備爲之史。甯亦壯夫所深恥。於是劇史聞之。迺堯爾作曰。有是哉。吳杜吾者。諗吾隱者也。吾史以樂五聲。妃國五族。而宮漢焉。而商回焉。而角徵蒙藏。而羽滿族焉。絲竹匪器。人籟所寓。而諧以肉。不迂累黍。秦聲吳歛。籟之附庸。而承以耳。知時隆替。貌賢飾佞。萬襪一瞋。而繩以史。竊比獲麟。彼政客談士。盡智澄慮。求諸氣象。而无朕我。徒窮端極。倪倖色揣。聲而知國之廢興。又烏得而不爲之史。乘哉。抑又有說。古稱優孟衣冠。偶託古人。詩美榛荅下仕。匪無賢者。無何。儉豎武推助。波瀾競趣。媿媿求悅。里社脂韋。背就牡閭。陽谿值南風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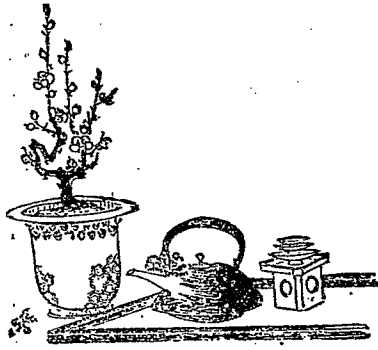
競。知。世。道。之。瘡。夷。業。其。業。者。亦。幾。羞。貽。族。鄙。而。賤。等。輿。厮。胡。運。際。盛。俗。官。
斯。重。偶。侍。宸。輦。之。游。遂。共。鈞。天。之。夢。或。虜。妃。薦。枕。薰。衣。承。鶴。監。之。恩。或。朝。
貴。留。棋。掩。耳。謝。兔。園。之。闋。西。術。東。漸。劇。學。大。仲。竊。芝。居。之。殘。賸。造。時。世。之。
聖。神。士。類。貢。諛。獻。大。王。之。封。號。里。兒。承。睫。伺。選。人。之。笑。顰。綜。夫。前。恭。後。倨。
不。一。其。時。南。靡。北。侈。莫。殫。厥。辭。著。爲。稗。乘。樂。章。所。函。則。筆。則。削。以。泣。以。譚。
秦。夏。將。大。鄭。細。則。羸。異。時。采。風。當。自。茲。史。史。成。責。序。爰。爲。之。記。世。有。聰。曠。
或。亦。反。袂。掩。面。而。不。我。訾。歟。山。陰。董。叔。氏。任。董。序。於。海。上。

新劇史序

朱子雙雲。輯新劇史。而屬余爲之序。余惟史者。所以傳人羣社會過去之狀況者也。廣之則世界萬國。狹之亦一族一姓之治亂詳焉。今雙雲乃獨于四百兆中之一部分。而傳之爲劇史。且獨于劇界新者之一部分。而傳之爲新劇史。範圍既狹。關係斯尠。所謂史者。無乃小題大做乎。雖然自有清失政。四民離所。卑鄙齷齪之流。連袂登朝。而優秀之士。反沈塞抑鬱。無由遂其生。落落窮巷。顧影生慚。俯仰人生。富位難忽。勢利所激。挾聰明以趨夫歧路者。固比比然。今茲新劇史之所傳者。非其倫耶。夫國有優秀之民。而徒以俳優傳世。于以知新劇史之作。蓋不必其藝之皆足傳也。嗚呼。

甲寅閏五月馮叔鸞序

新劇史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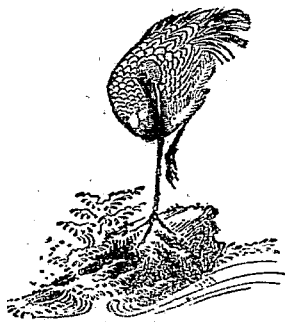


新劇史序

俗惡俊異。世疵文雅。尙矣。捐介之士。雅戲自娛。隱於優俳。概燕趙秦晉之音。無裨世道也。則變而爲新劇。登場演奏。娓娓動人。易俗移風。寓諸粉墨。良足多也。溯新劇之興。厯晦溟而底於昌明。十載於茲矣。嗚呼。是豈易爲力哉。朱子雙雲。始終從事於此者也。積學旣深。著爲劇史。多連博貫。戶牖別構。其敘事也。辨而不華。質而不野。新劇之遞嬗消長。得是書而皎如日星。則是史也。雖謂之新劇之指南也可。噫。後之有志於新劇者。舍是書將焉求。中華民國三年夏石農敘於吟問館



新
劇
史
序



新劇史序

今之人莫不曰。戲劇可以補助教育。所不及。新劇尤甚。演新劇者亦莫不異口同聲。曰。新劇爲指導社會。開通民智之利器。此論也。亦不少非之者。然平心一察其底蘊。則社會所受於新劇之實益。雖不能卽謂爲完全優美。究不能謂爲絕無。而凡曾入學校肄業之人。其所受新劇之感化。尤大。此余所敢斷信而無疑者也。社會既受其感化。而無人焉爲之疏其源流。存其根脈。俾他日學者有所遵循。則非特有負先輩之苦心。抑且無以開後進之門徑。甚矣新劇之不可無史也。

余友雙雲。吳中名下士也。生平倜儻有大志。不屑爲篇章詞句之學。每與人談論。手采弈弈。議論風生。以不得志於時。慨然投身新劇界。思藉社會教育以酬其素願。凡海上新劇事業。自濫觴之始。以迄今日。君無不與焉。鼓吹提倡。不遺餘力。非嬉戲之好。爲特長。歌以當哭。雙雲自序中語。一時龍蟠鳳逸之士。競言新劇。霞蔚雲蒸。風起水湧。濟濟盛事。莫不歷歷在君腦海。年來新劇銷歇。君心愠焉。憂之因舉其生平所歷。上自己亥。以至於今。一一筆之於書。顏曰新劇史。誠傑作也。

抑又聞之退而著書古人不得已之苦衷雙雲之投身新劇界固雙雲之不得已雙雲之不得志于新劇至於退而著書尤雙雲之不得已雙雲其古之傷心人乎讀其書味其言何其沉且痛耶然則雙雲之著此書非徒供人之任意閱覽以傳新戲于不絕且有厚望於後之來者欲其繼此志而克完成新劇之大功也雙雲之文藻風流人皆知之雙雲之寓意深遠希冀將來知之者誰乎雖然知之而不能行猶之未知也讀此書者願勿忘斯言

余與雙雲爲摯友故書成而問序於余余愧不文不能闡發雙雲作書之旨又以客中俗務倥傯無稍暇晷但就其一得之愚拉雜湊成此篇措詞多不雅馴雙雲取其意而恕其詞可也質之雙雲以爲然否時在癸丑重陽後一日皖南浪游客屈蠖廬主王瘦月謹序於海上抱膝亭

新劇史自序

業新劇者。豈得意哉。作新劇史。亦豈得意哉。讀琵琶行。全是天涯淪落人。一句爲感慨者。久之時了。叔季謀食。雜艱。荷乏。權門之援引。雖懷奇才。而莫容英雄。失路投足。无門。於是隱身劇界。既藉以宣其溷鬱。復賴以得其衣食。豈嬉戲之好。爲特長歌。以當哭業此者。其殆有託而逃乎。不然。又奚必不顧人之是非。子然重去其鄉。辱身降志。而示人以色相哉。矧今之所爲。新劇家者。都英髦特達之輩。使得脫穎而出。必能大有作爲。至時運不齊。託足於優孟一流。仍抱其沉鬱蒼涼之概。不能大抒其抱負。牛刀割雞。風塵僕僕。生也無榮。死也無聞。等蜉蝣於天地。夫亦大可憐矣。雖然。此猶小焉者。若夫愛國之士。旣於世道陵夷。志切移風易俗。第以手無寸柄。不能償其宏願。乃從事於粉墨場中。將以感人性情。生公說法。石可點頭。廣長諱禪。佛甘摩頂。此蓋大有功於世道。更不敢湮沒不彰者也。餘如滑稽玩世之流。憤世嫉俗之輩。憑其一腔熱血。發爲慷慨悲歌。雖亦借酒澆愁。要亦別有懷抱。孤詣苦心。無所表見。是劇史之作。實本闡幽發微之旨也。况夫素人演劇。開五千年未有之盛事。其能行世傳後。有必然無疑者。願不有記載之傳。曷足以昭已往之盛數。與忘祖君子。恥之。劇史之作。蓋亦爲是。至於或登東歌。或操南音。或屑陽阿。或詠秣任。或事荆豔。舞楚辭。或從吳歎。越吟。雖各志其所。各派其所。

派然觀其樂知其行有稗采風之選烏能語焉不詳此派別一門之所由來也若乃舍身劇界不爲世道人心而徒縱其所好則必加以貶筆不使害及良羣是是非非善善惡惡僕雖不才竊本此義而或者曰大丈夫非有關世道之文不爲子何必以此自豪殊不知戲也者主文譎諫往往弭患無形考諸往昔指不勝數是戲之爲戲固已夔乎尙矣而劇史之爲劇史或亦有稗世道乎知我罪我在所不計

且吾聞之大丈夫不得志於時退而著書自娛垂空文以自見亦事之常也雙雲行年二十五矣少有大志詎命途多舛輒左所謀不得意乃從事於筆歌墨舞徒以微言覺世是豈僕之初心蓋亦不得意耳以不得意之人記不得意之事或能導察批卻不致背就脂葦因是不自揣陋網羅劇界之放失舊聞略攷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之跡上自己亥以訖於今著爲劇史凡六章曰綱目曰派別曰傳記曰品評曰軼聞曰雜俎將以闡明新劇之大而有關於世道也豈無得而然哉嗚呼世道之衰於今爲烈禮失求野古訓昭然世有季札其或不我疵乎癸丑夏月雲父朱樹鶴自序于雙雲館

圖

畫

梁父



好白相

出版通告

第四期

◀九月十日出版▶

瑞士國男女吹蛋游戲圖

外國男女冰上滑雪游戲圖

本小說內金錢世界著者小影

金錢世界 (窮智) 不 忍 離 (公天)

風涼話 (譚天風) 參 歡 喜 禪 (西冷釣者)

春 閨 夢 (慧禪) 程 弔 勝 醜 態 二 (鎮海軼池)

女 學 界 蠹 (王關忠) 破 鏡 重 圓 (振標)

死 人 太 息 (鄭定端) 可 憐 女 郎 (駿川張郎)

好 白 相 (雪初) 古 室 中 之 女 郎 (陳孤雁)

劫 後 姻 緣 (如洪) 哭 丐 (均益)

巧 妻 常 伴 拙 夫 眠 (均益) 無 教 育 (一鳴)

洋裝一册定價大洋一角 批發從廉

總批發處 四馬路 高長興 酒店 新劇小說社

新劇小說社同人攝影



朱雙雲夫人



沈雲女士小影

編輯主人小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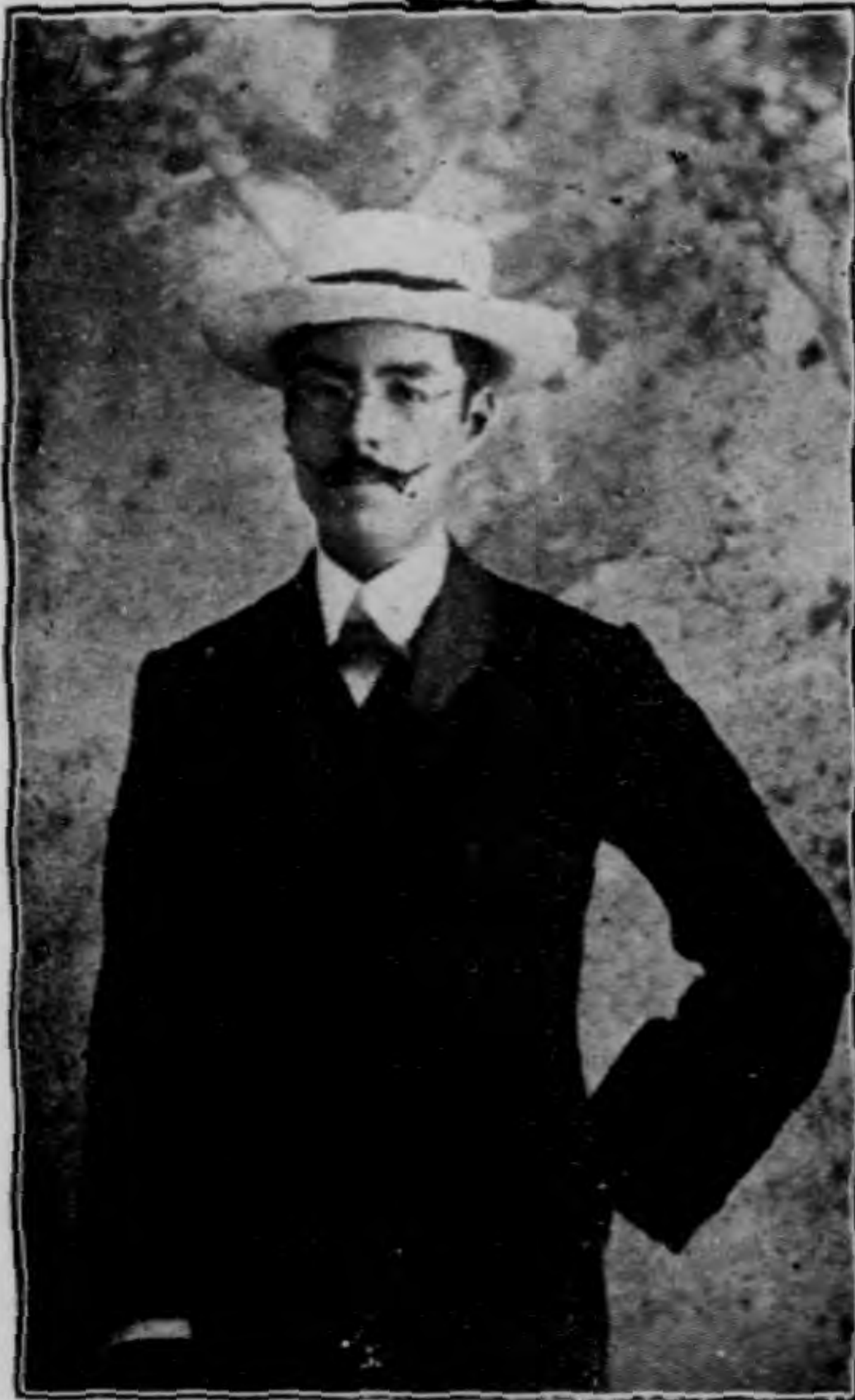


新劇家朱雙雲君

影小新鋒錢家劇新



影小妝化式西聲鐘黃家劇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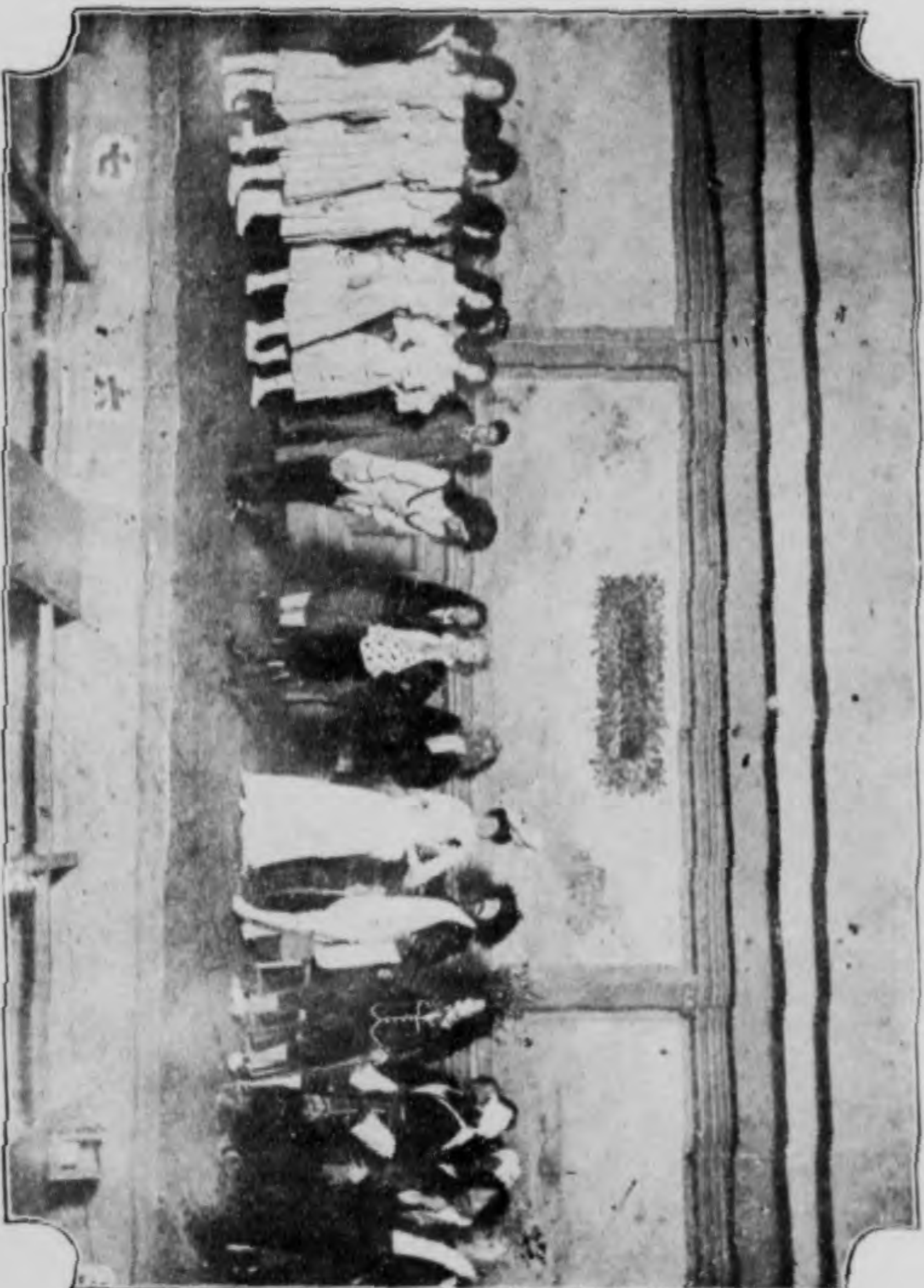


影小喃喃黃家大劇新



影小君知天任

日本名劇黑奴天籟



春柳社在二本東京本鄉座攝影

新劇家鏡若君



影攝時學留本日本在

新劇家馮叔鸞小影



前開明演劇會發起人



(朱雙雲) (王惠芬) 等攝影



新劇空谷蘭中明玉(騎馬圖)新劇家(幼雅)(警鈴)小影

影小童齡四兒愛之君喃黃家劇新



士女妝化遊優汪家劇新



影攝妝化雲曉柴 (盤君李, (揚志朱) (血氷沈) (民家王) (衣簑血) 劇名本日

影小影天查家劇新

妝化裝西影曉凌家劇新



影攝(兒治) (欽正) (花鏡) 家劇新 (嫂殺松武) 劇新裝古新最
 (梅半) (遊優)

新劇家薛金韶化妝小影



新劇家徐半梅化妝女士小影



羅笑倩 (化妝小影)



陳大悲



新劇家 (劉航燕)

(山枝祝) 中之笑三劇新裝古
(童祝)

新劇家范天聲化妝小影



新劇家(沈水血)(冷兒)化妝攝影



新劇家錢化佛君小影



新劇家陸子美化妝



妝化(世悲李)家劇新



新民國社演最新古裝新劇(木蘭從軍中長亭餞別)攝影

新劇家汪君良畫(附)



新劇家錢佛畫觀音

新劇家陸子美畫山水

綱

目

寄鴻題

文豔集出版預告

張文豔為坤伶中後起之秀聰明伶俐嬌小可愛素以花旦著名鬚生青衣小丑無所不能殆所謂得天地鍾靈之秀者歟所演之劇往往有較男伶為勝者誠可稱一時之選比來伶黨迭興有力者類能接洽一二文人墨客以為標榜之助惟文豔以一弱女子既無知香又鮮黨援雖具如此色藝卒無人為之略道其長同人等憮抱不平爰不揣顛倒用刊斯集非敢與諸方家爭長較短亦聊以表揚其名耳無有別種關係也願閱者諒之是書除圖畫外分為四門
(一)史傳(二)評論(三)文苑(四)雜俎現正從事編輯出版在即特此預告

編輯者 盛春浪 陳耕漁 黃天白 錢巢父 同啓

總發行所 四馬路中市新劇小說社
分售處 飛艇社 錢孤鳴

情慾寶鑑

構種種社會成立於地球之上祇有一情字而已曰身曰家曰國皆情為之耳挾其元素一本於男女之媾精則生殖器之作用尚已及其病也厲亦階之歐人之論中國曰病夫病夫蓋言聚無數無限之弱點傳染而成一病夫國耳要其隱微之間多由于生殖機之不良以致種弱國病為外人所譏諷推原其故大都皆以為猥褻之事隱而不言言之者又不能詳可笑孰甚焉日本學者鑑于國家強弱之點在生殖器分別之或登報紙或著為言論語焉惟恐不詳即婦人孺子亦咸手置一篇以資研究鑒于近來彼國之強弱可以知矣此書為醫學士佐藤得齋所著其中凡分章者都為問答者百切實簡要雅稱善本社主人譯之欲各種改良以作強國之伏線耳執是以醫國其功當不在良相下有種族思想者來購勿遲是書印刷精美裝訂佳好內附銅版像片數頁大有可觀定價每部六角批發從廉

總發行處 上海開北南林里西五街口新中華書社
分售處 各大書坊

新劇春秋序

歐風東漸。俗尙浮華。道德沉淪。伊於何底。憂時之士。創爲新劇。寓譏諫於優俳。寄感慨於粉墨。遭時不遇。屢興屢蹶。十六載於茲矣。今者劇場林立。其道大行。駸乎將駕舊劇而上之矣。朱子雙雲。潛心新劇。亦已十餘載。慨新劇締造之艱難。於是著爲新劇春秋。以詔來者。其言簡而其旨深也。余讀而善之。喟然曰。微雙雲。安有是書。微是書。後之人。將焉知新劇締造之若是其艱且難也。今夫閭巷之士。不得志於時。輒投身新劇。以寄其孤憤。所謂良醫卽良相者。非耶。抑亦知前者之屢仆屢繼。犯不韙而不辭。貽唾笑而自若。毅然行之。而不屈不撓。新劇於是乎有今日。則宜如何俯念前艱。因茲基礎。以繼長增高。天有時而晦濛。地有時而崩裂。惟茲新劇。長此昭然如日星。則雙雲是書。不爲虛作。而前人心力。不爲虛擲矣。甲寅夏

沈所一序

新劇
春秋序



新劇史

內史

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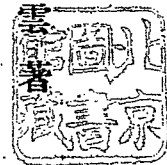
回國冬十一月上海基督教約翰書院。叛始演劇。徐匯公學踵而效之。

素人演劇盛行於歐西吾國積習相沿多以戲劇爲陶情悅性之具且多薄視伶人不齒土類故素人演劇常寂然無所聞見時或歲晚餘閒偶有一二客串亦惟是空城計李陵碑等陳腐舊劇徒沾沾於板眼音節之微從無領異標新爲風俗人心計者有之自梵王渡基督約翰書院始歲己亥冬十一月約翰書院學生於耶穌誕日節取西哲之嘉言懿行出之粉墨爲救主復活之紀念一時聞風踵效者有土山灣之徐匯公學然所演皆歐西故事所操皆英法語言苟非熟諳蠻行文字者則相對茫然莫名其妙也。

閱冬十二月上海南洋公學演劇一次。

新劇史 春秋

朱雙



南洋公學中院二班諸生亦聞風踵效。是年適丁拳亂。因年假餘暇。私取六君子及義和團事編成新劇。就課堂試演。草草登場。諸多簡陋。故知者絕鮮。

甲辰秋七月上海南洋中學及上海民立中學並演新劇。

南洋民立中學每於孔子誕日開會紀念。是歲則賸以自排新劇代迎送神曲。演者觀者並興。會飄發目爲曠古未有之盛舉。然僅贈券懇親無獵資者。自此以往素人演劇之風日熾。二中學既習爲常例。歲一舉行更煽其餘。僉傍及各界一時募友立社經營新劇者皆其濫觴。幾成風雨。

乙酉冬汪優游翹文友會於海上。

汪優游者民立中學學生也。民立之演新劇優游實聳成之。願其願猶未足。因藉年假餘暇。翹文友會於城東節取時事之有裨社會有益世道者編纂新劇。越歲丙午元夜假書錦牌坊陳宅試演。觀者殊濟濟。實開今日各劇社之先聲。優游誠人傑哉。

丙午春正月上海滬學會組織演劇部。羣學會亦如之。

滬學會諸會友聞風而起於正月既望即就會堂試演主其事者爲美術家李叔同羣學會則以經費支絀迺藉劇籌款事屬勦舉名貴異常女善券甚易統計售券所得達四百金以上自是素人演劇漸成市道

冬十月上海明德學校演劇籌款

明德學校以校費支絀迺集該校職員組織劇部於孟冬下旬假座書錦牌坊陳宅舉行但以前所演皆國恥紀念社會現形等事處處以驚心動魄出之此次竟攔入化子拾金一劇徒沾沾於聲調無裨益於風化致見輕識者售券之數頓減而後此新舊劇之雜然並奏者實自此始

冬十一月南市商會學堂演劇

商會學堂于仲冬之初開游藝大會佐以新劇三齣以娛來賓

是月青年會組織演劇部

青年會以籌會費起見爰就該會會堂開演新劇三日獵資甚巨

冬十二月南翔鎮南翔小學演劇

南翔小學以年假餘暇演新劇數幕贈券懇親異常名貴所演黑龍江新劇慷慨激昂全場多爲感動。

是月朱雙雲汪優游王幻身等立開明演劇會于滬。

是年江皖患水餓殍載道雙雲優游輩謀有以振之者迺發起開明演劇會演劇助振。

先是上海民立中學同學藉孔子紀念會之盛爲江皖災黎請命惟辦法不同祇臨時勸募而已。

丁未歲首開明演劇會假座東門內仁和里道前小學堂演劇三日售券得資併解災區。

時素人演劇雖屢見不韜而藉劇籌振實勦自開明會友旣當仁不讓竭誠將事觀者更見義勇爲共襄厥成計三日售券所得約二百金而爲劇情所感動解囊捐助者亦在百五十金以上。

丁未春正月任天樹金應谷合組益友會。

益友會亦于歲首中旬假座張園演劇並商請開明會助演益足增進觀者興味所入約三百金悉數助振。

春二月春柳社成立于東京。

留日學生曾存吳李叔同吳我尊謝抗白等慨祖國文藝之墮落發起春柳社于東京會徐淮告災迺演巴黎茶花女遺事集資振之日人驚爲創舉嘖嘖稱道即各報亦多譽辭嗣是新劇于社會之益人多知之伶人之稍具思想者亦相率規仿以趨時尙時丹桂之潘烈士投海惠與女士春仙之瓜種蘭因武士魂等並受社會歡迎上海各日報亦提倡不遺餘力因是而新戲之價值日增流至今日而其風始昌。

春三月上海南洋公學聯合徐匯公學演劇三日。

徐淮患水待振甚迫南洋學生乃合徐匯學生假座李公祠演劇三日得資助振演冬青引劇悉用古代衣冠實開實今日各劇社演歷史劇之先河願以地處荒僻不便交通故知者鮮而賣座稀。

夏六月。管西園孫芝圃立公益會。演于上海英租界議事廳。

公益會于六月中旬借英租界議事廳演劇三日。售券助淮。徐急振重以義舉。賣座極盛。惜其徒事音節。所演多教子碰碑等舊劇。反以自編之新劇刊入餘興。

秋七月。開明演劇會聯合上海學生調查會。演于春仙戲園。

七夕。開明演劇會聯合上海學生調查會假座春仙演劇。籌二會經費。演新劇而借舊戲園者。實自此始。先未嘗有因是名伶潘月樵汪笑儂輩並入場參觀。潘尤傾倒。私謂該會職員鍾某曰。幸君等祇諳表情。若略識皮黃。則吾輩將无噉飯地。其言雖婉而諷。然亦未始不嘆吾曹所演之較有文藝也。

秋八月。上海徐家匯商部高等實業學校演劇。

商部高等實業學校諸學生于孔子紀念日。就校中陰雨操場演新劇四齣。聊以自娛。謝絕參觀。以是外間絕鮮知者。

秋九月。王鐘聲來滬。立春陽社。

新劇之優于舊劇。已昭昭在人耳目。至布景一端。則固發源鐘聲與春陽社。同時。

出世者

王鐘聲者莫知其家世或謂係浙江世胄來滬自命爲調查戒烟丸委員以演說而識馬湘伯與沈仲禮未幾遂與馬沈二人發起春陽社借圓明園路愛提西戲園大演新劇並刻意布景以新閱者耳目實開今日各舞台布景之漸是鐘聲亦人傑哉

冬十一月春柳社又演于東京

陸鏡若馬絳士歐陽予倩等連翩入春柳同志漸衆因演黑奴籲天生相憐等劇于東京之本鄉座賣座甚盛

冬十二月馬絳士立奇生社陸鏡若立申酉會

二社皆春柳之傍枝實未嘗自別于母社演電術奇談熱血等劇日人自嘆勿如其價值蓋可想見

圓明春正月春陽社又演于張園旋即解散

春陽社以籌經費起見于正月中旬假座張園演劇七日獲資頗巨祇以消耗過

甚入不敷出致大好春陽遽爾解散惜哉

春二月王鐘聲與任天知合辦通鑑學校于滬。

春陽雖散而王氏之雄心尙未已因與任天知合辦通鑑學校于滬北意在養成新劇人材故其教科都屬于戲劇者。

春三月通鑑學校試演于春仙戲園。

通鑑學校爲實地練習計因假春仙大演新劇甫五日會該園以虧屋稅被封不得已遂萌出游之想。

是月通鑑學校如吳。

春仙既閉通鑑赴蘇演于閶門外鴨蛋橋某戲園計旬日嗣以營業式微迺去而之杭。

夏四月通鑑學校由吳適杭。

通鑑既不得志于吳迺率其全部過赴武林開演旬日仍不如志爰即返滬是月通鑑學校返滬演于愚園旋即解散。

通鑑返滬后苦無相當之地點不得已迺就愚園連演張汶祥刺馬劇計七日賣座寥寥因即解散

夏五月龔玉灰立可社

可社又新劇中之別派也緣彼所演各劇多帶唱者嘗演于丹桂觀者頗盛秦腔之雙淚碑哀感頑豔尤爲時稱

是月王鐘聲北走燕京

燕京初無所謂新劇也崔靈芝雖以演惠興女士新劇名然其所謂新劇者多類乎可社非純粹之新劇也有之自王鐘聲始

鐘聲既屢蹶於海上不得已迺北走燕京提倡新劇演于某園大爲時重于是劉木鐸徐光華輩乘時崛起遂成一時之盛

夏六月汪優游朱雙雲任天樹合組一社演于天仙得資助振

是年東粵洪水待振甚迫優游雙雲天樹等乃合組一社于季夏二十三日演于天仙劇爲新加官一劍憤訴哀鴻烈女傳等售券得八百元助振

同時錢紹芬組織達社演于滬南金應谷組織慈善會演于張園姚桂生陳無我合組天義社演于大觀戲園。

善與人同。古有明訓。因是錢紹芬組織達社亦于季夏二十三日假滬南某會館演劇籌振慈善會。則于達社後數日假座張園大演新劇。得資頗多。悉數助振天義社。則于慈善會之後七日假大觀園舉行。祇以倉卒從事。諸多未備。故其賣座遠不逮慈善會之盛也。

秋七月滬南沈景麟陸申麟合組仁社演于天仙。

昊天不吊。災患頻陳。東粵之患未除。而皖南又以洪水告矣。于是沈景麟陸申麟輩招集一社。舊部改名仁社。于七月既望假天仙戲園演劇。助振劇爲上海故事。小鏡子本地風光大足以資號召。所以賣座盛甚。得資在千元以上。

秋八月上海民立中學演劇祝聖王安民起而糾之。

演劇祝聖。民立中學之舊例也。是歲忽攔入京劇十八扯淫靡穢陋。座多嗤之。有王安民者。不知其爲何許人。突于翌日遍布傳單。諸多責備該校長蘇穎杰。見而

大忿。因出賞格。謂有能拘王安民來校者。賞二十元。安民于是憤甚。躬赴學署。舉而劾之。學使樊稼軒立派專員調查其事。嗣往邑人周菊坪爲之緩頰。始免于究。然民立從此不復演劇矣。

秋九月。滬北屠開徵李廉甫等合組餘時學會。

屠開徵等亦以籌振起見。發起餘時學會于重陽之夜。假天仙舉行賣座之盛。較仁社爲尤甚。

春正月。一社天義社仁社慈善會合組爲上海演劇聯合會。演于春桂。

劇社之多于斯。爲盛。姚桂生以各立門戶之爲前途障也。爰謀諸朱雙雲。任天樹等。合各小團而爲一大團。庶幾羣策羣力不致陷新劇于危途。朱任等力贊其成。迺聯合各團。合組爲上海演劇聯合會。本擬就城內福佑路康園舉行。嗣以不得警廳之許。乃改就春桂開演。事出倉卒。多未預備。故賣座甚稀。

春三月。上海演劇聯合會如吳演三日。

吳人羅誠耳新劇名爰卑禮厚幣聘上海演劇聯合會全部之吳演于鴨蛋橋某影戲園事前未嘗廣告吳人知者絕鮮由是門前冷落不數日卽賦歸去來辭

夏五月上海演劇聯合會演于張園

演劇聯合會以籌經費起見爰于五月中旬就張園安環第演劇一日劇爲金田波真械相搏一新耳目故賣座雖微而輿論甚美

夏六月上海袁蓋之立亦社演于張園

袁蓋之者演劇聯合會會員也嗣以意見不洽出而別樹亦社于六月中旬演于張園將啓幕矣忽以服飾未齊懸牌改期座客大譁袁氏乃登台道過客始悻悻而去越七日始克成演觀者恐前轍之重尋因相戒裹足故是日之賣座竟寥若晨星

秋九月蘇州東吳大學演劇

東吳大學聞海上之風因子學校紀念日開會演劇主其事者爲陳大悲所演皆西洋劇贈券懇親不獵一資

庚國夏六月。王鐘生。陸鏡若。徐半梅。合組文藝新劇場。演于張園。

是月鐘聲以倦游。燕市。遄返。滬濱。會陸鏡若。徐半梅。輩。羣集海上。因合組文藝劇場。於張園。冰廠。羣英。薈萃。盛極一時。演愛海波。猛回頭。諸劇。至爲優美。侯官嚴又陵先生。嘗贈以聯。曰。大雅何寥。落波瀾。獨老成。其價值。蓋可想見。惜以陳義過高。有違流俗。以致演不匝月。遽爾長逝。悲哉。

秋七月。汪處廬。組織廣濟社。演于張園。

汪處廬。以貧病者之無資。市藥之可憫也。因集劇人。組織廣濟社。演于張園。冰廠。將以售券所得。作爲施藥之用。計三日。售券甚夥。

冬十一月。任天知。來滬。立進化團。

通鑑。亡后。任氏。不知所之。是月。天知。忽來滬。上立進化團。于上海旅館。廣登報章。徵集劇者。汪優游。陳鏡花。王幻身。蕭天呆。錢逢辛。輩。多歸之。

進化團原名。進行團。嗣恐爲當道見疑。遂經團員公議。易其名曰進化。

冬十二月。蘇州福音醫院學生。組織游藝會。演劇助皖振。會長楊君謀。被

創。

是年皖又患水。蘇州福音醫院諸生謀有以振之。因發起游藝會。演劇于閭門外。大觀園重以義舉。賣座盛甚。劇爲血手印。該社長楊君謀自爲大班。濮樂士演至。被刺一幕。忽爲飾葛恩之陳耀德。眞殺全場大潰。

耀德之殺君謀。其說不一。卒以戲殺定罪。而楊氏家族爲之力求減等。當道不之許。判爲無期徒刑。

未幾死于獄。除夕進化團如甯。

進化團本擬在大舞台試演。祇以團員多。造詣未深。深恐貽笑海上。因商諸甯人葉少如。王成之。達五孫等。爲之賃借昇平戲園。定于明正開幕。該團全部因于除夕起程之甯。

國春正月。進化團演于南京昇平戲園。

進化團既抵金陵。定于初四開幕。嗣爲兩阻。因改爲初十日。演血簑衣。二三日。演東亞風雲。四五日。演新茶花甯人。以見所未見。故趨之若鶩。天知以其道得行。

迺于門前高張旗幟大書特書曰天知派新劇自是天知派三字遂喧傳于大江南北矣。

春二月進化團副團長溫亞魂出而別立爲醒世新劇團演于鎮江旋即失敗。

教陸軍小學國文之溫亞魂見獵心喜入進化團爲團員天知頗器重其人因推之爲副團長嗣以爭執角色與天知大起齟齬遂出而與彭樹滋別立爲醒世新劇團自知不足與進化團相角逐爰退而至鎮江然而演僅旬日亦即失敗矣。

夏四月進化團由南京至蕪湖。

進化團與昇平園僅訂合同二三月期既滿迺相將至蕪湖假中江大舞台開演賣座極盛首日演恨海。

夏五月蕪湖齊悅義發起迪智羣。

齊悅義觀于進化之盛知新劇之大有可圖因集同志組織迪智羣至于一切規章悉如進化。

是月。蕪湖警察廳廳長丁幼蘭。禁進化團劇演。駐甯日領事起而交涉。警察廳廳長丁幼蘭。疑進化團之黨于革命也。因下令禁止。任氏情不能甘。電請日領保護。蓋任氏籍日本者。日領知之。立發電子。該廳廳長爲辭甚厲。該廳長遂撤其禁。

夏六月。上海張雪林組織世界新劇團。演于留園夜花園。

張雪林爲獵資計。于六月中旬組織世界新劇團。演于留園。獲資甚巨。而后之演。新派劇于夜花園者。實張雪林作之備也。

是月。進化團由蕪湖至漢口。將開幕。爲鄂督瑞澂所禁。並下令拘捕。

駐蕪日久。乃思遷地爲良。于是率其全部溯江入漢。就棉花街榮華戲園開幕。有日矣。而瑞澂突下禁令。並捏詞電政府。謂其鼓吹革命。搖惑人心。政府信之。遂下令拘捕。于是進化團不得回海上矣。

是月。蕪湖迪智羣開幕。

進化團既去。蕪湖迪智羣迺乘時而起。卽就中江大舞台開演營業。殊發達。

秋七月徐半梅立社會教育團。演于上海謀得利戲園。

社會教育團就謀得利開演計二星期。演鏡中影猛回頭諸劇。賣座寥寥。及演上海時事劇徐仲奮則觀者擁擠。卒以入不敷出。不半月而終焉。

誰先死。明盲目。遠鳴。閩門。訓諸劇。多。自社會教育團者。開趣劇之先河。徐半梅有足傳者焉。

是月尙義隊成立。

社會教育團罷后。該團團員林孟鳴王家民等組織尙義隊。張蝕川與焉。

秋八月世界新劇團演于歌舞臺。

世界新劇團爲獵資計。就歌舞臺開演。觀者寥若晨星。所入不敷所出。是月迪智羣由燕湖之九江。

迪智羣不得悉于其邑。迺去而之九江。于是新劇流風遂及于九江矣。

秋九月進化團團員錢逢辛卒于上海。

上海光復錢逢辛被舉爲水上游擊隊長。深夜巡黃浦江爲十字軍誤擊。彈中。

逢辛而卒。

冬十月。進化團演于張園。

南京光復。滬人謀所以紀念之者。乃發起東南光復紀念大會于張園。並請進化團演劇助興。進化團允其請。爲之演赤血黃金及新加官諸劇。計三日。賣座甚盛。蓋以天知之名耳之已久。一日得覘其究竟。鮮有不爭先爲快者。

是月。王鍾聲死于燕。

上海光復后。王鍾聲隻身北上。運動軍隊。事洩。被害。屍沉甯井。悲哉。

冬十一月。社會教育團如蘇。

光復之后。軍餉奇絀。吳人士乃發起演劇籌餉。商諸徐半梅。半梅慨然允之。因率全部演于吳門。計三日。賣座尙盛。

冬十二月。社會教育團如常州。

社會教育團應常人之請。特于季冬之初。過赴常州。演劇半月。觀者極盛。是月。改進團演于第一台。

改。進。團。多。進。化。團。中。人。物。以。與。新。新。舞。台。有。約。在。先。不。得。不。改。名。以。掩。飾。演。于。第。一。台。獵。資。頗。巨。劇。爲。薄。命。花。隱。刺。時。事。爲。時。盛。稱。

王春正月。溫亞魂立愛羣社。演于謀得利。

醒世新劇團自鎮江失敗后。養晦。暫。光。蟄。居。不。出。至。是。迺。易。名。爲。愛。羣。社。演。于。謀。得。利。計。匝。月。賣。座。殊。寥。

是月。蘇州王守仁朱亞仁等。發起游藝助餉團。

光復以還。軍餉奇絀。王守仁等。以空手募餉之成。弩末也。爰發起游藝助餉團。編排新劇。藉籌餉。精。嗣。以。擇。地。募。難。不。果。所。行。

春二月。迪智羣演于南昌。

迪智羣自九江失敗后。乃之南昌。開演數月。賣座尙盛。

春三月。劉藝舟來滬。入新舞臺。

劉藝舟者。木鐸之化名也。初演于北京。頗爲時重。辛亥。鼎革。木鐸棄優。投軍。恢復。登州。自謂有勳。以不得志于時。退而仍爲劇。來滬。入新舞臺。與沈縵雲。葉惠鈞等。

全日登場。首夕演波蘭亡國慘。二夕演吳祿貞重以恢復。登黃大偉人之聲譽。故觀者多踴躍爭先。惟恐或后賣座之盛。爲該臺從來所未有。

是月社會教育團適漢。

社會教育團應漢大舞臺之請。全部赴漢。演于該台。客座常滿。嗣以見嫉于舊戲班。故演僅二月。便襍被歸來。

是月陸鏡若立新劇同志會。演于張園。

陸鏡若自扶桑來。與羅漫士等立新劇同志會。於滬。演于張氏味莼園。天雨致賣座寥寥。

是月進化團入新新舞舞。旋即失敗。

進化團以沈李舟之介紹而入新新舞台。首夕演日本著名小說鬼土官（劇名尙武鑑）演未及半時促而止。四座大譁。二夜演情天恨亦未畢。演神龍見首座又大噪。失敗之機。卽伏于是。

甚矣新舊劇之不兩立也。進化團之失敗于新新社會教育團之傾覆于漢皋。無

一匪爲舊劇班所矣。脫當日進化演能獨立于滬。則其發達甯有涯量。奈計不出此。而依附于舊劇之門。致動輒爲其掣肘。卒至于失敗。天知之計。何其左邪。進化已矣。后之經營劇事者。其亦知所戒哉。

是月顧無爲陳無我等去進化團而如甬。

進化團團員顧無爲陳無我等以不愜于該台。因去而之甬。擇地開演。大受歡迎。自是新劇流風遂及浙江矣。

是月中華演劇團與新劇同志會合演于上海青年會。

中華演劇團者黃伯揆龔伯英所發起者也。因恐獨力難支。爰與同志會合演于青年會。會堂計二日。劇爲家庭恩怨記。自由結婚。售券甚廣。

是月學生游藝會與新劇同志會合演于張園。

學生游藝會以籌經費起見。商請同志會合演于張園。賣座平平。

是月新劇同志會演于新新舞台。

是月二十九日同盟會爲黃花岡諸先烈開追悼會于新新舞台。特請同志會演。

劇三幕以助其盛。

是月徐光華來滬。演于新舞台。僅二日。

光華之入。新舞台乃由藝舟介紹。演二日。以不受觀者歡迎。即輟。

夏四月新劇同志會。由滬之蘇。

同志會以其劇過于高尚。致不爲滬人所悅。迺去而之金閶。演劇半月。會蘇省軍隊。不靖。遂倉皇返滬。

是月哀鳴團演于華洋游藝賽珍會。

江皖患水。待振其亟。滬人士迺辦華洋游藝賽珍會。于張園。售券助振。青年會會員某。迺合進化團團員組織一臨時劇團。名曰哀鳴。就該會而大演新劇。計七日。所得無幾。

夏五月進化團如甬。

進化團之于新舞台也。既見嫉于舊戲班。復不愜于衆股東。更不重于觀劇者。無地可容。因去而之甬。演于甬江大爲時重。

是月。蘇州新劇研究會。演于全浙會館。

王守仁等所組織之游藝助餉團。久而無所舉。于是陳萬里劉航燕輩。將其舊部。改組爲新劇研究會。于五月初旬假座全浙會館演劇助餉。

是月。女子參政會。演劇于張園。

女子演劇。前未之聞。有之。自女子參政會始。女子參政會。以籌會費起見。爰擇會員中之利口者。習爲新劇。于五月間。就張園開演。計三日。獲資甚巨。

是月。社會教育團。演于新舞臺。

上海光明學校。以籌學費。爰請社會教育團。演新劇于新舞臺。劇爲猛回頭。賣座大盛。

是月。中西書院。演劇。

中西書院。諸學生。以籌國民捐。演劇于該校禮堂。

是月。李君磐朱旭東合組之開明社。演于大舞台。

開明社者。又新劇中之別派也。緣其所爲。都注重于音樂跳舞。東西洋之所謂歌。

派劇者開明社其流亞歟時有所謂國民捐者人多踴躍輸將開明社迺乘時而作演于大舞台得資輸國民捐重以公益故售券甚易得資在千元以上

是月戴天仇吳稚輝王君復等演于新舞台

民權報記者戴天仇等以勸國民捐也現身說法于新舞台志在激刺人心故並不售券

是月南洋大學學生演于新舞臺

演劇勸捐幾成風尙南洋大學學生亦以助國民捐也特排新劇二齣一爲西洋戲雙編計一爲時事戲榴花血(徐錫慶故事)于是月中旬演于新舞台

是月南洋中學學生發起學生勸捐團演劇于鳴盛梨園

南洋中學諸學生聞風踵效發起學生勸捐團演劇以募國民捐借座春桂園舉行有日矣而該團頓翻前議要增屋稅不得已乃改演于鳴盛戲園

是月南洋大學學生又演於大舞臺

新舞台一役得資無幾乃復假大舞臺演劇以助國民捐

是月。黃喃喃之自由演劇團。演于愛提西。

黃喃喃者。日本春柳社社員也。回國入進化團。當進化團演于新新舞台時。喃喃嘗與其列嗣。以意見不合。出而立自由演劇團。徵集團員。編排新劇。匪伊朝夕。至時。乃實現于圓明園路。愛提西戲園。

是月。開明社演于謀得利。

開明社。演于大舞台。后聲譽頗佳。于是賃定謀得利戲園。逐日開演。祇以賣座寥寥。不旬日而閉幕矣。

是月。自由演劇團。演于大舞臺。黃興與焉。

自由演劇團。應愛國婦女會之請。演于大舞臺。劇爲愛國婦女黃興躬登舞台現身說法。

是月。文士演劇團。演于張園。

文士演劇者。新劇全志會之化名也。有女子教育研究會者。以乏經費。爰請該團演劇一日。

夏六月。蘇州新劇進行社。演于全浙會館。

新劇進行社者。新劇研究會之化名也。以助軍餉。故假座全浙會館演劇。三日頗有令聞。

是月新劇同志會。演于謀得利。

新劇同志會。以籌經費起見。於六月望日。演社會鍾劇于謀得利。賣座無多。

秋七月。書業商團演于徐園。

書業商團。以成立紀念。演新劇于徐園。贈券懇親。並不獵資。

是月許黑珍組織之醒社。演于張園。

某商團。以經費竭蹶。商諸醒社。演劇籌款。醒社允其請。爰就張園演鐵血健兒。謀產奇談兩劇。

是月林子鳴陶天演合組社會教育團。出發之溫州。

時海上新劇已成弩末。見機者遂舍之。他去林孟鳴陶天演輩。因集同志赴溫州。開演溫州地近海隅。隱卑多雨。頗為營業累。故歷四旬而遂返滬。

秋八月黃喃喃立流天影新劇團于滬。

自由演劇團既解散黃喃喃乃復集同志另立爲流天影新劇團于八月初旬演誰之罪劇千愛提西喃喃恐其團之不足以資號召也因商請徐半梅陸鏡若龔漫翁等助演美其名曰三大團體聯合演劇然其賣座仍寥寥

是月新劇同志會如常州。

同志會知海上之不可以復居也因適常州演于逸仙戲園期月以營業不振嗒然而歸。

是月上海顧靜鶴立飛鳴社出發至杭州。

顧靜鶴應杭人之請迺約凌憐影徐寒梅陳素輩相將至杭演于拱宸橋之榮華戲園失諸地利致遭失敗。

是月曹開元以同志會名義赴杭演劇。

同志會演于天仙戲園亦以地之不利旋即失敗。

是月汪優游顧無爲范天聲等由甬而鎮。

優游等倦游甬江。迺去而之鎮。時王猷大等方在鎮。江大舞臺開演。賣座尙佳。優游至而猷大敗矣。

是月安慶張惱吾立醒民新劇團。王无恐王山樵陳天曉歸之。

无恐等自温州歸。會匠人秦湧春受醒民之託。來滬延致。遂相將入皖。演于近聖街某劇場。甫三日。以與舊劇班積不相容。遂輟演。

是月安慶醒民新劇團之一部分出而別樹爲新民團。開往壽州。

醒民團團員夏孔山。以壽州市場之繁盛也。因出而別樹爲新民團。開往壽州。旋即失敗。

是月上海開明社演于中華大戲園。三日而輟。

開明社之演于中華大戲園也。亦以見嫉于舊劇班。致三日而輟。首夕演情痴甫二幕。即以時促而止。座皆不悅。二夕演某劇。亦未終場。座客大噓。由是新劇之于海上幾无立足地矣。

是月上海新劇俱進會成立。

社會教育團團員王漢祥以海上新劇摧殘殆盡不有機關安圖恢復用發起新劇俱進會以通劇界聲氣。

是月蘇州貝晉美立開明新劇社演于全浙會館。

開明新劇社以籌經費起見商借全浙會館演劇三日得資尙富。

是月紹興何慈夫立模範新劇團王无恐杳天影輩與焉。

紹興之模範新劇團都進化團之菁華故演紹九月而賣座不衰。

是月汪優游范天聲輩由鎮江之蕪湖。

匠人秦湧春營立一團于蕪湖名社會演劇團演未幾以材難而敗至是乃任陳天曉爲後台經理易團名爲進化優游以母社重興不得不應其召遂棄鎮江而至蕪湖願以市面蕭條募月而罷。

秋九月安慶之醒民新劇團易名爲新劇流動團開往之大通。

醒民新劇團易周海山爲經理后遂易名爲新劇流動團于九月初旬開演于大通賣座殊寥寥。

是月進化團之維揚。

進化團不得志于蕪湖遂去而之維揚。演于大同戲園。揚人以見所未見。故趨之若鶩。營業之盛一時無兩。

是月童子演劇團出現于大通。

童子演劇團者十餘齡童子所組織者也。團劇辦事都屬童子。而井然有序。然有章即其所爲各劇亦能應有盡有。適可而止。惟取價極廉。每券僅售銅元一枚云。

冬十二月上海城東女學演劇。

城東女學于年假餘暇開游藝會。佐以新劇。以娛來賓。劇爲女律師情節甚善。

是月開明社之蜀。

開明社既以上海無立足之地。又以長江一帶已爲捷足先登。不得已乃作四川之游。開演于成都。省會觀者雲集。營業大盛。

是月新劇流動團之青陽。

流動團自大通敗後乃之青陽。青陽詎大通約四十里。時諸園友囊中皆空。無所有。不得已。步行而至。腹枵神疲爲狀。至苦。既至。演于城隍廟。廟台觀者稱盛。

癸丑春正月汪優游等由揚而漢

優游等既至漢。皋迺演于福瓊戲園。倉卒開演。未及張揚。故知者絕鮮。會大雨。演三日而輟。

是月新劇同志會之湘

同志會屢躋于吳下。迺思遷地爲良。會湘省擬興新劇。遣使來滬。物色人材。同志會應其選。遂之湘而演于長沙。湘人雅嗜文藝。故賞之者甚衆。

春二月新劇流動團由青陽而木鎮復由青陽而甯陽

青陽地瘠人稀。故不二旬而營業大落。將絕糧。迺迫而之木鎮。演旬日。又不得志。去而之甯陽。甯陽大邑。賣座尙盛。

是月錢樵孫樊瓊圃等立上海國民俱樂部于滬

海上劇社于斯爲衰。樵孫瓊圃等冀維新劇于一線。迺發起上海國民俱樂部。嘗

演劇二次。一爲成立大會。即就會場開演。一爲藉劇籌款。演于張園。祇以廈匪一木所支。故不旋踵而即渙散矣。

春三月。劉藝舟入漢。旋即之汴。

藝舟本擬演于漢皋。嗣爲當道所阻。迺折而至汴。梁並約汪優游。張冶兒偕焉。

是月。張翠翠等發起蘇州進化團。演于全浙會館。

進化團爲籌經費起見。爰假全浙會館演劇。一日得資無幾。

夏四月。新劇流動團。由甯陽而徽州。而屯鎮。

流動團演于甯陽。未幾。即敗迺去。而之徽州。名邑賣座。殊佳。嗣爲土人所擾。敗而至屯鎮。

是月。吳寄塵等發起新劇社。演于羣樂。復團于全浙會館。更去發至梨里。周莊。角澤等鎮。

新劇社團于羣樂戲園。計三日。賣座殊佳。復演于全浙會館。營業式微。迺去。而之梨里。周莊。角澤等鎮。鎮人嗜劇。觀者頗盛。

夏五月。紹興模範新劇團散。王无恐輩之漢。

模範新劇團以營業漸衰。遂告解散。王无恐應優游之請。遂偕陳鏡。花蕭。天呆等。而之漢焉。

夏六月。迪智羣由江西之安慶。

迪智羣大敗于江西。迺去之安慶。演三日。營業不振。社長劉某。去羣。渙。

是月。汪優游王无恐等之湘。立社會教育進化團。

優游以不得志于汴梁。擬復演于漢皋。既抵漢。聞湘省新劇之有。大可圖也。因約无恐。天聲。无爲。大悲。輩。相將至湘。立社會教育進化團。演于長沙。東茅巷。觀者雲集。歷久靡衰。

秋七月。鄭正秋。辦新新社。新劇中。興于上海。繼起者。有經營三之民鳴社。孫玉聲之啓民社。林孟鳴之移風社。而開明社。遂返自蜀。同志會亦返自湘矣。

民國春三月新劇公會成立。

是月移風社易名爲文明新劇團。

夏四月十有一日新民民鳴啓民開明同志文明六大團體聯會演劇于民鳴社。

劇史氏曰。歷觀演劇之成敗興亡。不可勝數。小子簡陋。周知爲難。兼以漢行在卽倚裝草草漏萬掛一君子諒之。





傳記

●朱雙雲傳

沈所一

士有憤世嫉俗。隱於優俳。假粉墨以舒其懷抱者。我友雙雲是已。雙雲朱姓。字立羣。號雲父。世居滬濱。嘗肄業於敬業民立南洋諸校。國文算術歷史輿地。試輒冠其曹。英文則非素好。故久而無成。雙雲性磊落。好與教師辨難。且屢讀屢輟。卒乃畢業於師範。慨國勢陵夷。教育之普及也。於是乎發起開明演劇會。提倡新劇。實行社會教育。以爲教育不普及。社會閉塞之罪也。時滬上新劇寥落如晨星。士夫演劇人多鄙之。謂與隸卒伍。故開明會之演劇。爲籌款助振淮徐。戊申冬。與汪子仲賢。勦辦一社。雖演劇未久。而世人鄙之之心。已稍稍改易矣。雙雲好交友。故家中客常滿。酒常盈也。又嗜劇。粉墨之場。時見踪跡。與之所至。戲爲劇評。刊諸報端。人皆以爲知言。雙雲固孝。而父尤慈愛。故數年放浪。不之責也。夫人顧氏。字浣雲。吳人工書法。嘗鸞字助振。友或以爲雙雲能文。而夫人工書。戲題其館曰雙雲館。雙雲亦以內易賢能。遂

自署曰雙雲。示不忘也。夫人待翁孝。性質亦相侔。故家庭之內。怡怡如也。癸丑秋。鄭子正秋。倡新民社。現身說法。輿論騷之。新劇遂以中興。雙雲實左右其間。厥功偉矣哉。

論曰。雙雲和易。與物無忤。然於家國之式微。未嘗不感慨係之。故其粉墨登場也。慷慨激昂。懦夫爲之奮袂。嗟夫。惟其慷慨激昂也。余於是知其憤世嫉俗之深矣。

●錢於戲傳

於戲君。錢氏。名逢辛。以世宦。遂家焉。性放浪。頗無行。縉紳先生多輕之。年十八。遊日本。入早稻田大學。自留學生取締規。則出。君崑歸。隱於滬。以革命說動滬人士。庚戌之冬。任天知創進化團。君欣然入。至甯至燕。言論激烈。其謀國深矣。旋至漢臯。未開幕。卽爲端方瑞澂。值逐。逸之滬。從事編輯新新茶花。適武漢之義旗起。滬人響應。械局發難。君與陳英士。實造端焉。光復之後。以功。卽任沿浦總稽查。君夙夜從公。靡遺餘力。不幸於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十字軍誤會。彈擊穿腦而卒。時年僅二十有

一。於戲於戲。

●鄭藥風傳

溯自進化。開明敗。劇之於滬。不其成爲絕響。既絕響矣。而復得有今日何哉。曰是在鄭藥風。因爲鄭藥風傳。鄭藥風號正秋。粵之緬陽人。世業商。藥風嘗爲吏。顧以宦海茫茫。不可以居。因潔身而退。來滬習商。君固精於籌算者。贏旡算嗣以托諸匪人。致遭大挫。君於是心灰氣沮。不問人世事矣。家居抑鬱。無以爲歡。迺寄情優孟。久之有得。因爲劇評。偶投諸報。蜚聲四起。民立報固聘之。君因出而主報事焉。評劇旁證。博引糾謬繩愆。一幟獨標。迥異儕輩。歷主民權中華民諸報。在在有聲。辛亥之冬。始創劇報。會李本初事君譽益著。直聲遍國中。幾無人不知。有鄭正秋矣。癸丑秋。七月。首創新民劇社時。新劇萌芽。摧殘殆盡。而鄭氏卒以回天之力。底於中興。則其有功劇界。豈淺鮮耶。飲水思源。有不得不爲鄭氏傳者。

新
劇
史
傳
記



本

紀

瘦月

野

錢化佛賣畫潤格

錢君為新劇界滑稽巨子固海內同所贊許者也工丹青善書雙鉤字但不肯為時所用余辦之始獲允諾茲將其賣畫潤例開后

●人物仕女雙鉤花草墨龍潤格●

堂 三尺三元 六尺十元
 橫 四尺五元 八尺十四元
 五尺七元 丈二念四元

屏軸每條照堂軸減半

執扇每件一元 泥金加倍 冷金加半 學界半潤 帳眉手卷每尺元
 半以上工細鬚眉泥金磁青夾宣均加倍 補景
 點品面議 潤資先惠一星期取件

代訂者 朱勤補 陳耕漁

上海

大新街 民鳴社帳房
 四馬路 新劇小說社
 四馬路 戲世界報社
 代收

劇人本紀序

本紀始於太史公。歷唐宋元明。至民國而廢絕。蓋君主夷爲共和矣。

夫本紀僅用於帝王。所以示獨尊也。共和時代。樹統公僕。無所謂帝王。卽無所謂本紀也。質言之。則人盡可尊。而人盡可爲本紀。葉子小鳳。爰有梅郎本紀之作。雙雲肆之。復作劇人本紀。言簡而旨深。理究而慮長。若覺臥若明晦。使新劇而長此無替。則其傳必也。韓子曰。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與世浮沈。不自埒立。雖不爲當世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雙雲其有得於韓氏之旨乎。

雙雲之言曰。劇人負移風之責。憶革新之心。主文譎諫。弭患無形。夫能如是。則其爲本紀宜也。溯新劇肇始於季清。而戲行於今日。其間遞嬗因革。非苟焉已也。然則不有良史。何以詔後人。史失其眞。更何以取信於後人。雙雲知其然。故其文也直。而其事也核。余更望其不盡美而不隱惡也。今夫淺俗之見。諛人惟恐其不盡。而責人惟恐其不周。

有議者遂曰。盡信書不各無書。可概也。夫噫。雙雲其勉乎哉。時甲寅之夏。所一序於

銘菊樓。

新劇史
本紀序



本紀

●幼雅本紀

黃幼雅名鴻。字荷生。吳人。且華學堂肄業生。春秋僅十有五。顧其爲劇擅哀感之長。並聲容之茂。雖老於此者。亦無以過也。萬里尋親張誠諸劇。是其傑作。世無與匹者。劇史氏曰。予之多幼雅者。在丁叔季而談孝弟耳。晚近以來。彝倫攸斲。孝弟之說。不聞於士夫之口。幼雅以三尺童子。能以孝弟之行。托諸粉墨。以膺當世。則其有功名教。豈淺尠哉。若迺僅道其藝。猶淺之乎。視幼雅矣。

●明玉本紀

无恐有子。曰秀寶。年僅七齡。粉墨登場。居然入彀。演梅花落之明玉得名。遂別其署曰明玉。

劇史氏曰。七齡童子。竟能現身說法。說者都謂山川靈秀。獨鍾斯兒。予謂人定勝天。明玉之得名。明玉安知匪家學淵源。儻昔人所謂克紹箕裘者。非與。

●優游本紀

汪仲賢。皖人。別署優游。南洋水師學堂畢業生。精算術。善駕駛。嘗著對數表例詳法。備惜末行世致鮮知者。乙丙之歲。已營新劇。其間雖屢起屢蹶。然新劇又有今日。未始匪優游有以肇也。己酉冬。任天知。創進化團。優游棄業。從之。歷游江漢。所至有聲。丑末生且靡。不能而靡不工。生尤所擅。爲世所宗焉。

劇史氏曰。汪優游者。海琛兵艦之執事員也。迺能棄升斗之祿。而一意於新劇。儻佛氏所謂。吾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者。匪與論者。輒謂劇人都學劍不成者。流得優游。可以息彼之口。而使其知此中之大有人在也。噫。優游傳矣。

●化佛本紀

錢化佛。號玉齋。以丹青鳴於時。新劇中興。迺習爲劇。擅滑稽派。妙語解頤。聞者絕倒。劇史氏曰。劇人多一得。自封不知進取。獨化佛虛懷若谷。學如不及。矻矻孜孜。迄於今日。脫劇人而盡如化佛。則新劇之昌明。甯有涯量者哉。是化佛固可以風矣。

●鐘聲本紀

王鐘聲字熙普。浙人。歷營劇事。艱險備嘗。而志不少懈。粉墨爲生。激昂慷慨。懦夫聞而志立。工演刺馬之張汶祥。英爽逼人。時莫與敵。辛亥秋。謀燕未果。事洩成仁。春秋僅三十七耳。

劇史氏曰。鐘聲。縱爲時勢之英雄。然能力任巨肩。屢蹶屢振。以視一輩之臨小利害。便改絃易轍者。相去實遙。况復開背景之先河。吾國劇場之有背景。實自鐘聲始。作劇界之儀表。飲水思源。有不得不歸功於王氏者。若迺以一眚之微。指稽氏案。而遽謂其人之不足稱。是豈論之公邪。就劇論劇。蓋棺定論。則鐘聲固一世之雄。使新劇而長。此不替其能俎豆馨香。昭垂千載。有必然。無疑者。至其謀燕之功。以匪範圍所及。故不論。

● 旡恐本紀

王旡恐。名景韶。甯人。生而有奇俠氣。不拘拘於小節。故其爲劇。亦多喜飾任俠尙義之流。有時演勢利小人。輒復適可而止。不肯過事描摹。蓋非性之所近也。與人接和氣。盎然無疾言厲色。工演情天恨愛之花諸劇。

劇史氏曰。王无恐。一劇人也。丁叔季之世。而能知任俠尚義。誠有足多者。獨不識彼高處上位之士。夫以視无恐。有慚色否。吾紀无恐。吾又不僅紀无恐也。嗚呼。

●藥風本紀

正秋鄭氏。粵人。別署藥風。蓋有深意。以評劇名於世。癸丑之秋。始營新劇。百折不同。底於今日。故世都以中興健將稱之。粉墨爲生。儒雅彬彬。匪與俗五。義丐武七。一劇爲其絕作。無步其后者。

劇史氏曰。劇人都至四千。顧迺一蹶之后。類皆束手。無謀不克。勉自振拔。必待鄭氏出。而后興者。毛遂之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其四千人之謂歟。爲四千人所不能爲之事。成四千人所不能成之功。匪具非常之才。非常之智。其何能是。雖然。使鄭氏而以與劇之毅力。移而從事於政。則其所福甯止四千人而已哉。噫。

●寒梅本紀

徐寒梅。字楚蔭。吳人。爲日。閩門是其所擅。幽嫺靜穆。有大家風。恆娘一劇。尤爲擅長。時莫與京。

劇史氏曰。予之多寒梅者在守正耳。在廷時耳。淖汚泥而能蟬脫於穢者。匪篤信守道之君子其曠能之邪。近今劇人多惑於里社之悅。不惜窮端極倪描色。搯聲惟求投時所好。輒置戲情於不顧。獨徐氏守正不阿。舉止必法。出言必章。甯不歡於里耳。萬不肯稍易其操。以視今日之雅喜求人悅者。其賢不肖爲何如也。

●悲世本紀

李悲世宦家子。乃祖聽鼓武林。悲世隨仕。故其於西湖山川風景。瞭若指掌。每一登場時。帶秀麗氣。蓋地靈則人傑。而悲世尤爲山川秀氣之所鍾也。血手印之特林珍珠塔之翠屏。尤屬冠絕儕輩。蜚聲一時。誠爲今日新劇界中之表表者。

劇史氏曰。年來政治惡濁。憂時之士。懷才抱道。而無地以自見。往往投身於新劇之林。聊一伸其憤懣不平之氣。悲世亦其一耳。

●憐影本紀

凌憐影。吳人。號逸材。事母至孝。里黨所稱。工書善畫。秀麗絕倫。爲劇。悲日是其所擅。哀感頑豔。時無與京。情天恨空。谷蘭諸劇。尤爲時盛稱。

劇史氏曰。劇人鮮孝。行甚有母。奴而子。主者憐影純。孝誠足以風當世。而媿士夫。顧世之傳憐影者。每斤斤于色藝之長。抑何所見之小也。

●天知本紀

天知世滿洲。而籍于台灣者也。爲劇多慷慨激昂之作。蓋憤世深矣。以天知派聞于世。劇人多出其門下。

劇史氏曰。劇人能獨樹一幟。而爲世所推重。夫亦大不易矣。矧劇人之都出其門下哉。天知固可以傳矣。

●君磐本紀

李君磐。常熟人。南菁高等學校畢業生。善英語。爲蘇州中學校教師有年。旣而投身新劇界。飾老生。頗有獨到處。生女一。亦能演劇。君磐組織開明社時。女亦追隨學戲焉。

劇史氏曰。君磐博學多能。其於教育思過半矣。至其演劇飾牢騷不平之文人。匪特肖神。且肖其形。劇人中如君磐之能文者不多覩焉。

●石癡本紀

石癡蘇氏號荔裳。粵人以醫牙名于時。癸丑之秋始爲新劇生兼日丑末之長。擅突梯滑稽之作。珍珠塔劇之陳氏。尤其所擅。時無與之倫者。有子二。長曰痴生。次曰痴兒。習童生。都不弱。

劇史氏曰。石癡滑稽多智。一身都是戲。謂爲全才。誰曰不宜。痴生痴兒。箕裘克紹。石癡有子矣。

●絳士本紀

馬絳士直隸人。日本商科大學畢業生。長于悲旦。不如歸爲其絕作。

劇史氏曰。劇人多不學。致詞不雅。馴而爲識者詬。絳士吐屬雋雅。有匪羣人所及。彼春棚之以文名著者。絳士亦與有功焉。

●受之本紀

受之。王姓。吳人。在新劇社中專職管幕。當其未入新劇界時。爲小學教師。有年。教育一事。研究深矣。迨爲管幕後。啓閉遲速。悉得其當。劇羣管幕人中。未有能及受之者。

也。

劇史氏曰。管幕一職於新劇中有重大關係。名劇人登臺。苟管幕不良。全劇卽爲減色。而名劇人亦無以顯其所長。嗚呼。我於受之。歎觀止矣。

●子美本紀

陸子美。吳人。善繪事。秀麗絕倫。爲旦。嬌憨頑豔。別具風度。以哀情劇名於時。騷人墨客。頗加激賞。而以吳江柳亞子爲尤甚云。

劇史氏曰。世以子美擅哀感。予竊爲不然。使以子美而爲紅樓夢之史湘雲。必能神與古會。冠絕一時。蓋子美以嬌憨勝者。顧其近今所爲。都瀟湘者。流用違其長。予甚惑焉。子美。盍加之意哉。

●半梅本紀

徐半梅。字卓杲。吳人。日本大森體育會體操學校畢業生。嘗從事教育。嗣習爲劇。詠諧絕世。時莫與京。遺囑誰先死。諸劇爲其所剋。學者宗焉。

劇史氏曰。臣朔工謔。豈无深心。半梅之所以突梯滑稽。如韋如脂者。蓋鑒於莊論。

之不譎諫若耳。昔人之所謂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者。誠半梅之謂也。至舍學校而從事社會。則匪所謂君子務於遠大者乎。君子哉徐半梅。

●鏡若本紀

陸鏡若。毗陵人。日本帝國大學學生。留東時。卽爲春柳社社員。演劇一道。曾三折肱焉。還國後。立新劇同志會。奔走各地。不遺餘力。復創一春柳劇場於海上。以爲春柳社之繼續。演劇頗高尚。家庭恩怨記之王伯良。猛回頭劇金剛。均其得意之作。

劇史氏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矧以新劇之大。而可以無恆乎。鏡若有恆。予以是多之。

●無爲本紀

無爲。姓顧。字翼胞。甯人。長口才。高談雄辯。辟易千人。遇事敢爲。且甚練達。新劇界中能者也。演劇工激烈。派飾老生。與无恐異曲同工。

劇史氏曰。無爲。口辯當者。輒不能難。雖然。能自斂抑。則才老者。可與任大事。彼世之徒具口才。而遇事少仔肩者。比比然也。然而無爲遠矣。

●雙雲本紀

管義華

雙雲朱氏名樹鶴字雲父上海故家子也有兼人之智年少氣盛好爲雄辨讀書輒難其師師多爲所屈曾畢業於速成師範學校旋入民立中學以倡演新劇被斥人皆爲之惜雙雲絕不介意好戲劇如故提倡新劇誘掖舊戲多所著述散見海上各報稱於衆歲癸丑鄭君正秋倡辦新劇雙雲多有擘劃新劇之盛與有力焉於是棄儒習優人業善節學究律師高談闊論日無餘子窮究力辨辟易千人惟飾衰翁暮老微病火氣過勝耳

義華氏曰雙云誠解人哉以雙云之所學不過小學教員耳日與兒童伍名不及一鄉退而習戲劇聲名之播近者聞百里遠者及全國且夫世界之大何一非戲芸芸衆生何一非搖旗吶喊之徒而雙雲對此搖旗吶喊之徒招之曰來舍若曹之戲觀吾作戲衆不知其作弄人也噉然應欣然往嗚呼雙雲直以天下人爲芻狗矣余識雙雲垂二載其人恂恂儒雅不失爲舊家子弟余以是稱之偶檢新劇史稿本紀中獨缺雙雲安能因編輯是書而抱向隅竊爲補之惟不作

譽辭雙雲亦不欲人之過譽已也。倉猝捉筆未暇修飾續貂之譏。至所不免闕者諒之。

義華注

●汪君良

劇人中能循循守禮斂才不驕者不多其人。君良其一也。出身丹青家無一點流俗氣。尤可多焉。演劇工中年且所編劇本頗富。豈尋常餘子可比擬哉。

劇史氏曰。吾紀君良。吾重其爲人也。近來劇人中一得自封者比比皆是。聞君良之爲人。能不愧諸。

●吳一笑

一笑固東方曼倩一流人物。自號老古董。可以知其爲人矣。起頑固官僚。得其神似。揚州老嫗最稱出色。飾三笑中之祝枝山。除沈冰血外。鮮有人能與之匹者。惜不能大用於世。

劇史氏曰。吳君爲人和霽。可親。純謹士也。自號老古董。大有不與俗爲伍之意。世有識者當起而大用之。

●劉航燕

航燕爲人溫柔成性若類婦人女子其貌尤似易弁而釵幾難判雌雄矣中年慈善婦人當稱上選做工扮相均入妙境爲化裝能手新民諸子多倚之亦可稱老前輩也。

劇史氏曰張留侯貌類婦人女子竟能佐高祖以定大業若航燕者雖無政治思想其藝實可佐新民諸子而改良社會矣

●董天厄

新民多彬彬儒雅之士天厄其一也董氏演劇莊而不佻官僚最其所宜間起法官尤稱特色惜人多未知其佳耳

劇史氏曰安謹之士悃悃無華末世澆漓成性此種人實不可多得况劇界乎人如天厄社會教育之目的達矣

●許漱梅

漱梅原名瘦梅品行藝術皆特出之選初隸新民名重一時旋入民鳴又爲觀者歡

迎。出。言。謹。慎。無。絲。毫。習。氣。所。起。老。太。婆。深。得。個。中。神。似。人。謂。其。不。講。究。化。裝。蓋。別。有。意。在。也。劇。人。中。如。漱。梅。者。不。可。多。得。之。士。

劇史氏曰。漱梅之佳在於莊而不佻。正而不邪。可以傳後世。可以諷當時。佳品也。其爲人尤可取焉。

●傳秋聲

秋聲演劇。余素不贊許。言在題外。且多俗語。飾官僚。最取人厭惡。實無一處可取也。惟飾梅花落之葛蘭蓀。有出神入化之妙。他人做之望塵莫及。

劇史氏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若秋聲者。其一得之謂歟。

●徐行素

行素在報界頗負盛名。歷任各小報者。有年。持論獨具心裁。固溫溫爾雅之士也。本年春曾與朱雙雲辦理戲世界報。夏初赴漢。未獲良好效果。茲又偕新民重行往漢。現身舞臺云。

劇史氏曰。余與行素交。雖不稔。其爲人也。彬彬純謹。近世之佳士也。演劇程度。雖

不甚出色。其肯犧牲報事而不顧良足嘉許。

●陳素素

人多曰素素爲浮蕩派。以其演劇多輕佻態也。余始亦贊成此議。厥後觀其飾梅花落之冰娘及恆娘內之恆娘始稔其藝入上乘。若三笑中之周文賓等尤能瀟灑出塵。新劇界此種角色誠不數數觀。

劇史氏曰。悲曰喜曰潑曰辣曰各極一偏之長。若夫能且能生實不易爲。朱孤雁陳素素可貴也。

●吳冷笑

冷笑吳人生性活潑。雖不著名劇界。其藝實有傑出之處。忤作贊禮爲海上唯一無二之選。間飾滑頭驅徒出色。當行上綱才也。

劇史氏曰。吾作文最惡。夫人云亦云。吾傳冷笑卽此意也。一得之士詎可湮沒哉。

●王病僧

病僧化裝亦可佳。好。慈徒乃其所長。雖不能如錢化佛之臻神。入化徐半梅之妙緒。

環生亦可在滑稽小丑中佔一份勢力。惜行爲多近浮滑。喜作冶遊。不無瑕疵云。
劇史氏曰。人稱病僧爲小老爺。余驟聞之。莫知何解。後詢諸知者。始悉爲其故業云耳。若以演劇論。亦中駟才也。

●洪警鈴

警鈴外似輕佻。對於正人君子。頗循循守禮。隸新民最久。所飾酒保。龜奴。深得個中三昧。每一啓齒。觀者闐然。海上飾此角者。當以伊爲翹楚。他角則不能矣。

劇史氏曰。片長必錄古人之雅訓。末世無全才。况劇界乎。劇人得名。多半由於提倡。嘆彼末角人。孰稱羨吾紀警鈴。吾則有深心也。

●陸子青

劇人中之俠烈派。當推天知无恐。無爲爲巨擘。其下則子青是也。子青演劇。莊嚴純正。多文雅氣。所起包訟師之類。皆佳好可稱。非尋常才也。

劇史氏曰。劇人以品爲重。以藝爲次。往往有藝雖佳。好品不逮者。吾於子青。吾重其品。且贊其藝矣。

●張則鳴

張君裝腔作調。實爲個中翹楚。化佛以外。當以此君爲佳。與張利聲可相提並論。滑稽小丑中不可多得之士。飾馬介甫入之楊萬某。描摹懦男子畏妻狀。恐鮮有人如其神似者。起餘角亦佳。

劇史氏曰。則鳴緩言慢語。一啓齒卽引人解頤。那副滑稽面孔。生得極佳。近時之良選也。

●陳鏡花

鏡花在新劇界中。可稱老斲輪手。化裝極佳。飾中年婦人之潑者。描摹入微。淫蕩神氣。亦多可稱。家庭慘史之莫氏。馮介甫之尹氏。義弟武松之潘金蓮。是其得意之作。劇史氏曰。余常詢之鏡花曰。君之演劇。何其畢真也。渠答曰。余演劇之暇。常於家庭姊妹行。默察嗚乎。鏡花誠有心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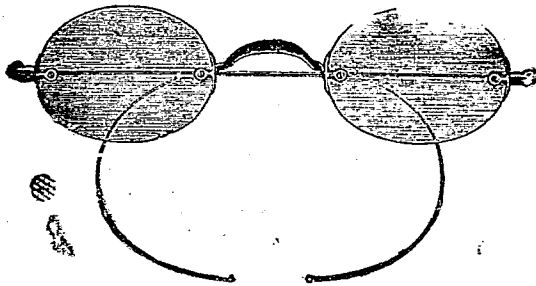
(附注) 本紀自汪君良以下爲耕漁室主補。

辭

論

新風

中國明明



眼鏡公司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誠以視管一器與外物之接觸最多苟視物不能明瞭則視官失其效用而一生之受累不淺欲補圖救已損之目光舍眼鏡外別無所屬本公司研究有素精製各種鏡片無論遠光近光散光凡泰西各國所能造者無不能造遠勝於舶來品實為中國眼鏡公司中空前絕後之大製造務使 惠顧者之目光均享垂暗而復明之利益矣

一 驗光之周密 本公司係光學專家所組織於光學之研究已三折並且備有最新發明電光驗目黑室各種新發明驗光器械凡配購眼鏡者先驗後配照光製鏡驗費不取倘已患目疾者則本公司備有經驗照者之西醫為之醫治

二 裝配之優點 均依惠顧者面部之標準為之裝配既無觸得眼毛之患又無壓鼻牽耳之苦

三 製配之美備 特別最新寰球發明格致澹形鏡片如用托力克 雖側視於上下左右極邊視線與中心點纖毫無異 白愛福克耳 即上遠下近之雙光片老年用之可眺遠下能察近有恢復童年天然明眸之功效 雪林團 即圓柱形能補救老少散光為固有之目光 撥力可姆 即三角形凡患腦筋歪斜均能對症製片

四 邊脚之精緻 若灣脚直歇脚睡鼻及其他各式邊脚特聘高等專門技師製造各種金銀鏡架成色充足包用包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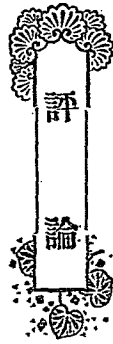
五 顏色之完全 五色齊備各隨時景適用更有淡茶綠與玫瑰紅兩色為最鮮豔最流行之唯一無二美裝飾品

六 豐采之增加 凡戴本公司眼鏡者增加眼海永無目疾精神煥發豐采欲飛本公司開幕之始力謀進境各界士女幸賜枉顧無任歡迎

任歡迎

上海 捕房斜對面 經理 俞聖祥 金麗生 同啓

○電話四四另三



對於聯合演劇之意見

促新劇之進步。起競爭之觀念。俾新劇造詣日深。胥聯合演劇是賴。若徒以聯絡感情爲前提。籌畫經濟爲目的。猶淺之乎視聯合演劇矣。

比聞新劇公會。已於前日議決辦法。擬定戲劇。詢謀僉同。將於春賽聲中開演。開新劇未有之巨觀。爲全國劇界所瞻仰。有關前途。良非淺鮮。用是余小子不揣固陋。竊欲貢其款款之愚。以與諸先進一商榷焉。

一 對於辦法上者

地點 公會之意。擬至各劇社輪演。其先後則以抽籤定之。

雙雲曰。聯合演劇。雖能聳動一時。然其擇地。不可不慎。若必泥於輪演之規定。而以堂堂之聯合演劇。行諸屋陋座鮮之文明劇社。則既無以容多數之賓。復無以鼓演者之興。形式與精神相輔而行。形之不存。神將焉增。故吾謂舉行之地點。莫

妙於民鳴。蓋其容積既大。交通又利。且其輪奐之美。實爲劇社之冠。以之爲合演之場。最爲適當。新民尙可勉強。開明已非所宜。蓋以其僻處法界也。至若春柳啓民。則以地僻場隘。竊恐不合於用。此雙雲對於地點上之意見。願公會有以變通。勿泥於輪演之說。而致碍大局也。

角色 公會之意。擬將各劇人區爲派別。而以抽籤定之。如演恨海。則舉現在之演

張鶴亭者若干人。筆諸於籤。而當衆抽之。抽得何人。卽由何人扮演。

雙雲曰。此大不可也。所貴乎聯合演劇者。貴在遺其粕而萃其菁耳。若以抽籤法行之。必將高下懸殊。損及全劇。蓋新劇全恃乎配手得當者也。譬如恨海。伯和棣華兩角均抽得上選人才。而於鶴亭一角。適抽劣等之人。一着錯。滿盤都是輸。如是而欲求其劇之足觀也。不其難哉。此抽籤法之不可行者一。同一悲且角色。然恨海之張棣華。與血淚碑之梁如珍。其間蓋有不同。故往往善演恨海者。未必兼善血淚碑。凌憐影陸子美是其證也。(凌善恨海陸工血淚碑)使恨海與血淚碑兩劇並演所抽。而各得其反。則聯合演劇。將永無完滿之日矣。此抽籤法之不可

行者二。以予一得之見。則爲支配角色。莫如逕由公會量才使用。以成滿備之劇。若必以抽籤法行之。吾知其劇之必敗也。可不慎哉。

一 對於戲劇上者

公會之意。第一次聯合演劇。擬在（梅花落）（血簑衣）（祖國）（恨海）（恩怨記）（血淚碑）六劇之中。選擇一劇。

雙雲曰。血淚碑一劇。罅漏滋多。殊無價值。夫以堂堂之聯合演劇。而演此一無價值之戲。豈不貽笑通人。而自損其價值乎。故血淚碑劇。可置勿論之列。

恨海恩怨記二劇。雖爲一時名著。然其價值。則遠在梅花落祖國之下。况復正角過少（卽配角亦不多）亦不適用於聯合演劇。

祖國爲世界四大悲劇之一。其價值可想而知。合演此劇。大足爲劇界之光。願有不能演之道。二請分述之。

（一）劇中人物。多係貴族。言語舉止。在在異於常人。第是現今劇人。僅能描寫中下社會。且純以上海爲歸。（此黃遠生已先吾而言）若偶爲上等之

人。則往往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矣。（某劇人爲某純袴。語中有曰。吾的灰鼠皮袍。已經當去了。又有爲鳳姐者。曰。僚個接告。描寫較上之人。已如此。若爲貴族。則其謬可知。）故吾謂祖國一劇。萬不可演於今日。若必演之。則必至唐突名著。而貽譏大雅也。

(二) 劇中之(加能)(利貞)以及(利貞夫人)舉全滬劇人。無能勝其任者。吾不知聯合演時。將疇以飾之。如謂優遊之夫人。差能勝任。(優遊在進化團時。嘗演過此劇)然乏加能之選。亦徒喚奈何而已。况優遊之夫人。亦非得意之作也。準是則祖國劇之不能演也。有決然無疑者。

血簑衣爲日本名著。其價值雖不逮祖國。然亦未始非一高尚之劇。合演此戲。殊屬適當。惟以武田永無上乘之材。辛月蓮鮮相當之選。求全責備。則血簑衣亦匪所宜。以予一得之愚。則謂聯合演劇。莫妙於梅花落。

梅花落情節既佳。角色又多。且聲譽甚隆。演之必能叫座。至若角色之完備。尤非他劇所及。設果演此。必能盡善盡美。公會不乏明達。請一察予言。

或曰。梅花落果佳劇。其如幕數太多而非一日可竟何。則應之曰。捨小舟（卽梅花落係日本劇本）僅十幕。曷不仿而演之。至於劇中角色。予亦謬擬於下。以備公會之採擇。第是雙雲之於戲劇。殊鮮經驗。擬不與倫之諧。在所不免。大雅君子。幸諒鑒焉。

圓珠（海嘯）

穆特爾（天呆）

常勃爾（天知）

葛爾森（无恐）

律敦（笑吾）

老大佐（藥風）

鄂爾巽（無爲）

波臨頓（優游）

重鬢（我尊）

冰娘（予倩）

那重脫（鏡若）

西林（孟鳴）

明玉（明玉）

法官（潤身）

老曲師（旭東）

酒店主（青樵）

司儀員（漱石）

牧師（劍胆）

◎答客難

雙雲方吮筆。伸紙極想窮。思爲新劇史。補餘白。突有顧吾者。曰。自柳亞子爲子美。春航作集而某某集。某某集相繼出現。自葉小鳳爲蘭芳作本紀。而某某本紀某某本紀。更不可勝數。然余意必如子美春航始配有集。如蘭芳始配有本紀。必如亞子。

小鳳始配爲作集作本紀之人而今之所謂某某集某某本紀者吾恐其吃力不討好耳予聞而非之因爲之辨曰

天下賢者豈惟董公蘭芳之外甯無聞人必如蘭芳始配有本紀一語予實不知爾意之所在况拙作本紀大抵就劇論劇間有紀及身家亦皆實事求是褒貶至公了無偏見以視某子作某某小傳之諱吏役爲官僚等走卒爲學士者相去幾何幸爲吾下一判語來

聖人予人有爲亦能若是亞子小鳳縱爲當代文豪然證以有爲亦若以義予小子亦何敢妄自菲薄而不勉自步武乎願吾者迺爽然若失而退

告新劇家

爲新劇進德會進一解

寒冬臘月長衫一件飢腸轆轤大餅充饑見了朋友虛心下氣此昔日新劇家之現象也今也不然狐皮灰鼠色色俱全大菜京菜吃得討厭碰和花酒連連不絕包車

子青諸子。因是有新劇進德會之發起。卓哉。諸子。卓哉。諸子。義經。有言。君子。進德。修業。德業。相輔。而行。庸能。顧彼。失。是。此。不。文。之。所。以。爲。進。德。會。進。一。解。也。

日新。又。新。古。有。明。訓。學。無。止。境。論。成。不。刊。作。新。劇。者。當。如。何。切。磋。如。何。研。究。以。成。其。大。以。造。乎。深。孰。知。今。之。劇。人。竟。大。謬。不。然。

略。得。皮。毛。便。爾。不。凡。自。命。稍。有。經。驗。就。此。故。步。自。封。抑。有。視。新。劇。爲。盡。人。可。能。藐。劇。學。爲。無。所。研。究。循。是。上。焉。者。僅。能。博。婦。孺。歡。迎。下。焉。者。不。過。等。一。場。兒。戲。新。劇。進。步。謂。之。何。哉。

天。下。事。不。進。則。退。長。此。以。往。新。劇。之。失。敗。指。日。可。待。矣。可。不。懼。哉。因。是。正。告。於。新。劇。家。曰。燕。居。無。事。當。就。三。五。同。志。互。相。研。究。登。於。臺。上。又。須。注。重。姿。勢。注。意。神。情。能。文。者。更。當。以。研。究。所。得。登。諸。報。章。公。諸。同。好。旁。觀。者。亦。當。以。耳。目。所。及。批。卻。導。歛。諄。諄。告。誡。夫。如。是。則。新。劇。可。傳。之。無。窮。而。永。永。不。朽。矣。

新。劇。家。豈。吾。言。乎。速。請。組。織。修。業。會。不。文。當。執。鞭。以。從。焉。

● 社會教育之謂何哉

劇人有左右世道之能力。則其品學之當如何優美。可不言而喻。故東西各國之劇人。莫匪博學士女。

吾國新劇已躋盛域。然試一究劇人之品學。則有令人匪夷所思者。夫以不學無術之人。而冀其教育社會。不其難哉。故吾曰。中國之新劇。僅質利而已矣。社會教育之謂何哉。

●正本清源

嘯虹軒主。屢倡讀劇本之議。予匪不聽。其說特患馮子不深察耳。

責癱者。以趨強啞者。以語。雖三尺童子。亦知其必不能也。

劇人都不識字者。今欲以不識字之人。而責其熟讀劇本。則亦何異責癱以趨強啞。以語。

與馮子所交游者。多略識之無之輩。由是馮子而有此說。

殊不知不識字之劇人。實多于馮子之所交游者也。

正本清源。端在勸學。幸馮子多作勸學之篇。而無斤斤于讀劇本也。

馬車各隨其便。看見朋友神氣活現，得意便忘失意，是非君子所宜。瘦梅君良化佛。

●其亦知所擇哉

主父譎諫可弭患，無形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故周稱澹于漢，崇方朔，唐推新磨。若徒信口調言，僅博婦孺一笑，則何取乎滑稽。今之爲丑者，其亦知所擇哉。

●賣嘴

神情詭白不可偏廢。今之劇人但知其一，夾七搭八，喝三話四，引人發笑，是其能事。神情做工，匪其所知。此種人吾無以名之，曰名之賣嘴。

●是別有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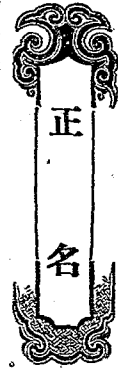
諛集初僅及於伶界，今則煽其餘燄，傍及新劇界矣。

大丈夫非有關世道之文，不爲吾不知作諛集者之是居何心。曰是別有故。

●道不同不相爲謀

研究劇藝與藉劇爲業二者絕不相侔爲營業計者第求能合社會心理能求里耳之歡餘則不暇及也爲研究計者則反是譬諸昔之士商一則極慮殫精惟學是務而不知世故爲何如一則握算持籌徒較錙銖而不知學問爲何物新劇亦猶是也故談研究者不可以語營業論營業者不可以語研究所謂道不同不相謀者即此意也





◎新劇家

其所表現實足爲後人法而爲當世所信仰者則稱之曰新劇家。

◎劇人

隨波逐流無毀無譽非自成家者則稱之曰劇人。

◎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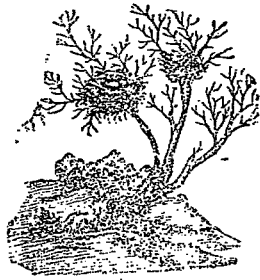
唱白做表四者兼茂能身入戲中而自忘其形骸者則稱之曰戲子。

◎藝員

唱白做表一無所長徒以其藝炫世者則稱之曰藝員。

雙雲曰是亦春秋之義也願評劇者之母忽焉。

新劇史
正名



派別

吾嶋

歡迎著名

●天風閣薈譚●

近來筆記雜說之書可稱汗牛充棟然欲求其筆意新穎詞旨高雅趣味深永者實不多見且大半皆拉雜編就之本是編為詞章小說名家風生君所輯搜採宏博體例精覈能包含古今祕著名篇為一家言實近時最高尚最名貴之札記小說也其內容所載多詼諧有趣世所未見之作是書之特色實為近世絕無僅有者也現已出版愛讀小說者幸勿錯過定價六角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掃葉山房

中華圖書館

代發行 藝林書局

埠外分銷處 各大書坊

敘事小說 老殘遊記

是書為洪都百鍊生所著凡二十章以簡淺之筆敘翔實之事其中情節綺麗婉轉可歌可泣每章之首附以精美細圖使閱者觸目驚心誠小說中之一善本也印刷精良裝訂特色每部四冊裝為一函價洋六角批發從廉

總發行所 上海湖南路 新中華書局

分售者 各省圖書局



劇史氏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不區爲派。安所適從。因作派別。以示學者。

● 生類

激烈派 憤氣填胸。目眦盡裂。奮不顧身。斯爲激烈。劉藝舟。顧無爲。是所擅也。

莊嚴派 舉止大方。言詞誠摯。氣度從容。望之儼然。是曰莊嚴派。王无恐。是所擅也。

寒酸派 低頭下氣。足進趨。口言囁嚅。是爲寒酸派。鄭正秋。是所擅也。

瀟灑派 翩翩年少。彬彬儒雅。吐屬雋而不俚。舉止放而不佻。是曰瀟灑。汪優游。是所擅也。

所擅也。

風流派 輕浮華麗。放浪不經。顧影翩翩。風流自詡。是曰風流派。查天影。是所擅也。

迂腐派 空談古學。閉塞不通。迂濶腐敗。不近人情。是曰迂腐派。沈冰血。是所擅也。

龍鍾派 偃偻其背。龍鍾其狀。言語宜緩。舉止宜遲。是曰龍鍾。蕭天杲。曹龍鍾。是所

擅也。

滑稽派

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寓莊于諧。不流輕薄。是謂滑稽。徐半梅。鍾笑吾。蔣鏡澄。是所擅也。

● 日類

哀豔派

天生麗質。遭際不逢。薄命紅顏。自傷自嘆。是謂哀豔。凌憐影。馬絳士。是所擅也。

嬌憨派

天真爛漫。哭笑無端。是謂嬌憨。陸子美。是所擅也。

閨閣派

幽嫺貞靜。大家風範。不苟言笑。敦柔溫厚。徐寒梅。張翠翠。是所擅也。

花騷派

目語眉挑。妖冶備至。是謂花騷。張雙宜。是所擅也。

豪爽派

倜儻不羣。爽利无匹。是謂豪爽。陳素素。是所擅也。

潑辣派

（辯）潑之與辣。絕然不同。萬不可相提並論。顧今之論者。輒以潑辣二字。連用。殊不知失之毫厘。謬以千里矣。潑者蠻悍之謂。辣者陰狠之謂。馬介甫之尹氏。潑者也。風月鑑之熙鳳。辣者也。苟以尹氏之做工。移而至于熙

鳳。未。有。不。失。身。分。故。潑。辣。二。字。萬。萬。不。可。誤。會。陳。鏡。花。張。雙。宜。皆。以。潑。辣。派。稱。者。其。實。皆。潑。也。而。非。辣。也。惟。汪。優。游。之。柔。雲。斯。可。謂。之。辣。矣。

新
劇
史
派
別



補遺

●惡家庭

惡家庭劇係鄭正秋得意之筆。原僅二本。一名苦丫頭。一名奶娘。怨演于愛提西。大獲時譽。當時飾阿蓮者爲黃小雅。飾奶娘者本擬徐半梅。嗣以喉病不克。登場迺由正秋爲之。劇中主角原僅蓮妹二人。即卜靜丞。亦不過主中之賓。自編成全部以來。于是包訟師。曾懷仁。新梅。諸角咸爲正場矣。

當演于愛提西時。飾卜靜丞者第一天爲鄭正秋。第二天易以丁楚鶴。飾閔氏者第一天爲馮憐儂。第二天易以王惜花。飾新梅者爲張雙宜。飾錢媽者爲郭詠馥。飾訟師者爲錢化佛。飾曾懷仁者第一天爲丁楚鶴。第二天爲馬清風。飾卜母者爲許瘦梅。飾宜男者爲黃幼雅。飾黃多者爲顧靜鶴。至鄉老則由雙雲爲之。苦丫頭自質女起。至被捕止。凡十二幕。奶娘怨自毒打起。至哭墓止。凡十幕。今則已多變遷矣。

鄉老一角幕表無姓氏以演者爲朱氏遂呼之曰朱鄉老

奶娘一角演之者有王惜花有馮憐儂有羅笑倩等然匪失諸蹇滯卽失諸矯竇備求全正秋尙已顧正秋僅一演故絕鮮知者

宜男一角自以黃幼雅爲巨擘他如大小蘇陸雪梅諸人均堂塵莫及

樊瓊圃今雖無聞然當演于愛提西時瓊圃之爲蓉花甚至一句一采正秋且謂說破一幕從未有人能逮瓊圃之神化者也

卜靜丞原爲卜秦丞申報記者王鈍根以秦字不宜取以爲字乃易秦爲靜

蘇石癡之入新劇界自演惡家庭始劇中有一禁卒本排錢化佛乃石癡見獵心喜擬試一爲之于是商諸化佛而一演禁卒時新民正乏人睹石癡劇尙善遂禮聘之焉

禁卒雖非正角僅寥寥一幕然石癡爲此殊有獨到卓卓不羣人莫與京

惡家庭劇時頗流行且爲中興新劇之成跡品予恐其數典而忘祖也爰不辭謬陋拉雜書之如上

●馬介甫

馬介甫本于聊齋志異。其在新劇界猶空城計金錢豹之于舊戲園也。至編者爲誰。則其說不一。甚至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是以予所聞則謂此劇實編自許伏民。當進化團于新新舞臺時。伏民任該團編劇事。嘗編此劇名河東獅將排演矣。而該團忽罷演。某氏遂乘機竊之。以爲己有云。

●黃孝子萬里尋親

萬里尋親一劇。予爲幼雅而作。略取尋親記而參以己見。編爲此劇。演于新民。頗獲時譽。后由薛光明贈諸民鳴社。經該社稍稍改易。故今日民鳴所演者。匪雙雲之原著也。

予編此劇。本擬有以續之。故僅演至父子相會爲止。而不及程伯善之報應。嗣以幼雅他去。事遂中止。

歐風東漸以來。往往目孝弟爲迂談。予甚非之。故不編劇。則已。編則輒以孝弟爲主。觀冀挽狂瀾于既倒。黃幼雅得天獨厚。其爲尋親張誠諸劇。張誠亦雙雲所編。

深得予心多所感慨西哲謂名劇藉名人以傳予得幼稚予心慰矣。

●殺子報

殺子報劇派別紛繁約而言之厥有三種一爲舊戲園所演者此派流傳已久昭昭在人耳目可置勿論之列一爲民鳴社所演者民鳴演此標名惡晚娘（有時名新殺子報）係龔佛無靈而成劇中情節多所異同其最異之點則在分屍七塊而爲沉屍窰井一爲新民開明所演者新明演此大致與舊劇派同不過以和尚通姦改爲先生獵豔且多一義賊以資破案云。



新劇史跋言

新劇史一書爲友人朱雙雲生平得意之作費旬年紀載功夫始成之內中所載綱目爲海內外所僅見派別一門別具心得道人所未道言人所未言實爲海內唯一無二之佳構也

是書價值之高尙奚在在于非一朝一夕之功所可底成也雙雲者有心人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雙雲之謂也

雙雲是史原擬自刊問世因劇事慳不暇兼顧余與錢化佛彌之贈諸新劇小說社初不意其許可也詎余言一發即行允諾于是促其搜舊篋檢破篋盡出其藁以付梓民

天下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雙雲一身爲劇務所集食不暇給安有餘晷作劇史乎且也新民赴漢在卽雙云又爲該社重要人物斯時也余志忑不安以爲良好因緣受此挫折難于成書

再四思維以爲新民漢皋之行雙雲必往雙雲既往劇史焉能竣功愈覺惴惴于心幸雙雲亦熱心之士摒擋一切閉戶絕客者數日始底于成

余接閱之下欣欣然授于手民以爲好事已成也詎手民檢排之後共計不逾耳順之數余想是書乃海內人士有若渴之望安可令讀者退有後言比卽通函雙雲請其接續補編

最緣慳者雙雲赴漢以來心緒不適劇事亦曾擱置况劇史乎

余無法可施乃搜集正秋仲賢所一行素諸人之作以實之但限於雜俎一門他不敢也蓋諸君乃雙雲良友故余胆敢編入雙雲諒我諸君宥我閱者恕我我之願足矣

甲寅七月既望豐城耕漁室主陳治安稼夫氏譔



●情天恨

情天恨本於吳研人先生之小說恨海進化團錢逢辛編爲戲劇都凡二十二幕前丹桂第一臺所演者迺逢辛原本也嗣有嫌其冗長者爲之殺青改爲一十九幕予友優游猶以其過於繁瑣之有損全劇精采也因費一夕之力刪爲九幕今各劇社所演者多本於優游者也

情天恨劇本有三一爲逢辛所編一爲藥風所編一爲優游所刪

逢辛所編有聯軍入京李氏議和等幕並有陳仲藹王娟娟一段公案藥風則悉準原書不加增損且不偏於伯和一面而以仲藹並重嘗於謀得利演過一次藥風爲伯和清風爲仲藹予爲歸筌書等一現之曇花故絕鮮知者優游刪燕存菁編爲今本精神貫注演者宗之

●新茶花

新劇史 軼聞

新茶花原名緣外緣。王鐘聲節取巴黎茶花之遺事而參以己意編爲是劇。演於春陽社。頗爲社會激賞。后有某氏贈諸新舞台。迺易今名。原劇僅兩本。都凡三十六幕。自被騙起至結婚止。嗣該台以其劇之足資號召也。因竊汪笑儂所編之武士魂。改頭換面變爲三四本之新茶花。（原本係僕代主戰新舞台改爲卓然代戰）張冠李戴。識者譏之。迺猶畫蛇添足。都至二十本。牽強成之。去題遠甚。或謂七八本之新茶花實竊自犧牲劇云。

●珍珠塔

珍珠塔本於說部舊劇界。恆演之。顧其情節與今日各劇社所演者亦各有異同。邱六橋在舊劇界演之。則爲一劫殺人之大盜。而在新劇界演之。則爲一閭巷之俠。故其結果一則置之于法。一則錫之以官。新舊不同之點。當以此爲最甚。

新劇界所演之珍珠塔。出自蔣四手筆。蔣四維揚人。佚其名。以序行人。都以蔣四呼之。其人熟讀稗官。嫻于平話。當進化團在揚時。卽以其稿售諸該團。該團連演二次。四座輒爲之滿。

當時飾方卿者爲優游飾陳璉者爲無爲飾采蘋者爲悲世飾翠娥者爲大悲飾方母者前後段均由衡山扮演（卽有若無）惟落庵庵會守夜等幕則由優游爲之飾陳妻者爲劍魂飾紅雲者爲冶兒飾陳宣者爲龍鐘

人材濟濟盛極一時並聞爾時所演言語舉止俱有定規迨乎今日諸多變遷矣優游之道情亦由蔣四所授優遊費七日之力揣其詞意度其抑揚慘淡經營以成雅奏

道情詞句亦爲蔣四所擬顧其詞不雅馴不值識者一粲茲錄於后者所以資參考也

（其一）好親眷莫驕財驕了財兩不來如今世道大更改窮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親遠來江山還有興和敗親姪兒來見姑母大不該逐出門外

（其二）嘆人生勢利情親骨肉當浮萍嫌窮愛富眞可恨裘馬翩翩座上客行旅蕭條不是親生落魄無人問有一日官高爵顯羞死那不賢之人優游以其詞之不雅也迺倩衡山爲之衡山煞費經營僅成一闋其詞曰

人生。世一場。空休驕。富慢誇。榮富貴。榮華皆春夢。切莫輕視貧窮。戚人生。何處不相逢。爭名奪利。曾何用。一霎時。時來運轉。管教他無地自容。

道情。備於廣陵。故唱者須以維揚音出之。方能動聽。優游。旅揚。頗久。故其道情。腔圓字正。匪人所逮。

去年春。優游等去揚。之湘。演於湘地。大爲時重。該地之舊劇界。效而演之。亦能鬩動。於是珍珠塔一劇。遂盛行於湘省矣。

冬十一月。優游等由湘來滬。演於新民座。无隙地。今春重復演之。亦等昔日之盛。於是各劇社。遂踵而效之。藥風爲方。卿慨於道情之俚而不文。因易其詞曰。

六國時有蘇秦。輕裘敝黃金。盡父母妻嫂。白眼臨不夫。不子又不弟。無親無友。更無鄰。懸樑刺股。攻書勤到後來。衣錦還鄉。一家人倒屣相迎。

文詞優美。識者稱之。願優游爲予言此闕詞。固優美。然唱時不能意隨。言出文情。相生。反不若陳詞之利。

民鳴社所演之珍珠塔。匪本於蔣四之作。迺本於方卿放炸彈也。

紹興。模範。新劇。團。嘗。排。一。劇。名。新。珍。珠。塔。聞。係。嘯。天。手。筆。名。稱。情。節。與。舊。小。說。無。甚。大。異。不。過。以。落。難。公。子。變。爲。失。勢。英。雄。高。官。得。中。變。爲。革。命。成。功。因。是。中。有。一。幕。曰。方。卿。放。炸。彈。者。

夫。先。入。爲。主。人。之。恆。情。方。卿。之。爲。書。生。入。於。人。者。深。矣。今。忽。以。文。弱。書。生。改。爲。糾。桓。壯。士。見。未。所。見。人。盡。嗤。之。於。是。方。卿。放。炸。彈。一。役。遂。爲。新。劇。界。之。笑。柄。矣。

時。飾。陳。蓮。者。爲。王。无。恐。飾。放。炸。彈。之。方。卿。者。爲。查。天。影。飾。采。蘋。者。爲。馮。憐。儂。飾。陳。宣。者。爲。薛。光。明。飾。陳。妻。爲。陳。鏡。花。餘。則。不。復。憶。及。矣。

或。謂。珍。珠。塔。一。劇。無。裨。於。社。會。然。余。爲。不。然。劇。中。諸。人。俱。足。爲。社。會。作。師。表。方。卿。之。不。屈。於。富。貴。是。教。志。承。歡。於。老。母。膝。下。是。教。孝。翠。娥。之。不。懷。貳。心。始。終。傾。心。方。卿。是。教。貞。陳。宣。之。不。忘。故。主。是。教。忠。采。蘋。之。代。主。受。過。是。教。義。方。母。之。安。貧。樂。道。教。子。有。方。是。教。賢。具。此。數。善。安。得。謂。非。有。補。於。世。道。人。心。之。劇。乎。

●演劇笑話

某會就歌舞台演財奴鏡新劇。飾邑令之某甲。先胥役登場。既升座。覓胥役不得。則

大。喊。來。來。不。置。良。久。始。見。胥。役。蹣。跚。而。出。合。座。大。譁。進。場。時。引。成。語。解。嘲。曰。諸。公。勿。笑。這。就。叫。自。做。官。自。喝。道。自。打。屁。股。自。討。饒。

● 劫后姻緣

劫。後。姻。緣。一。劇。係。仲。賢。所。編。原。名。薄。命。花。辛。亥。之。冬。嘗。演。於。第。一。台。仲。賢。飾。甄。鳳。卿。无。恐。飾。韋。昌。輝。是。為。无。恐。第。一。次。登。台。無。為。飾。石。達。開。山。樵。飾。紀。清。華。一。笑。飾。秦。媽。配。角。齊。全。一。時。稱。盛。此。劇。本。於。蔣。景。緘。先。生。之。費。娥。劍。載。時。事。新。報。仲。賢。以。其。有。關。時。事。其。時。正。一。般。革。命。大。偉。人。爭。權。奪。利。之。時。因。編。為。劇。本。以。作。當。頭。棒。喝。越。年。演。於。新。新。舞。臺。易。名。紅。顏。劫。又。名。洪。楊。痛。史。歷。演。于。各。地。頗。蒙。社。會。歡。迎。今。則。匪。其。時。矣。

● 都督夢

都。督。夢。原。名。血。義。衣。即。本。於。日。本。小。說。血。義。衣。又。名。俠。女。鑑。為。任。天。知。絕。唱。進。化。團。演。於。金。陵。即。以。此。劇。為。第。一。聲。天。知。之。為。是。劇。飾。星。月。潔。男。爵。慰。蓮。一。幕。聲。淚。俱。下。備。極。酸。辛。人。莫。之。及。去。年。君。磐。嘗。演。一。次。事。後。頗。悔。孟。浪。可。知。是。劇。之。不。易。

演也。劇中有武田永其人，頗不易爲自演。此劇以來，從無當意者。

● 劫餘灰

開明新舞臺所排之意，外姻緣，卽各劇社所演之劫餘灰，又名苦海花。劫餘灰本南海吳研人先生所著小說，進化團錢於戲，依原本編爲劇。本汪仲賢以其過於繁瑣，因爲之刪潤，今所流傳者，多仲賢潤過者也。（有演前後本者，迺於戲原文）

● 飯蘿當氣球

杭州某新劇團演新茶花劇中，須用氣球。事前未嘗置備，臨場急覓，不得，適有飯蘿在傍，因糊以紙，以代氣球。出場卽有人大聲呼曰：飯蘿當氣球，四座聞之，莫不大笑。

● 愛之花

兒女英雄一劇，卽本於愛之花。劇本而稍增損之，愛之花劇本爲予友瘦鷗子十七歲時所作，瘦鷗嘗謂是篇實爲予（瘦鷗自稱）從事於筆墨生涯之第一篇。全本共八幕，凡萬五、六千言。爾時適校中暑假，竭一月之力，成之。卽署名俠花，投諸小說月報。閱數月，始見披露，則已爲該社主任王壽農先生易俠花爲泣紅矣。蓋以前予曾

以業師尤支明先生遺稿百合廳投贈該報泣紅乃先生別號也愛之花本事爲浙江潮雜誌中戀愛奇談(情葬)一則作者不知爲伊誰云。

●緣外緣

緣外緣有二一卽新茶花之原名一卽脫胎於花田錯者新民社所演之文字因緣前數幕亦本於是移風社所演之緣中緣迺花田錯變相之緣外緣匪新茶花之緣外緣也。

●漆身豫讓

某年盛暑有於張園冰廠演上海鐘新劇者劇中飾丐兒之某某刻意求似潛至破垣頽壁間取殘破膏藥數十枚遍貼手足面腹等部劇終揭去痛甚剝膚穢質黏滯類漆身之豫讓見者莫不憐且笑之。

●與古爲徒

辛亥夏某會就味蕪園演新劇先開幕數小時佐以崑曲臺上方演翠閣總理姚某忽突然登場演說一時臺上之歌舞聲笛聲演說聲台下之笑聲掌聲倒采聲雜然。

並起而某猶娓娓談不止於是玄宗迴馬貴妃却步偏促之狀可掬忽一人大呼曰前面說的是今人姚桂生後面唱的是古人楊太真與古爲徒一堂晤對洵千載難逢之盛舉也

●人心大變

劉藝舟在大漢舞台串翠屏山之楊雄與潘老丈對白例有「人心大變」一語劉卽借題發揮謂前枱老板不給包銀所以「人心大變」演畢前枱某某羣至後枱向劉理論藝舟慨然曰「莫說些微小事就是大總統大都督我要說就說要罵就罵祇要吾說得在理就是了」云云于是大動唇舌各不相下嗣經任長海侯嵐坡等雙方調停置酒言和其事始寢

●新加官攷

戊申秋七月東粵患水饑率載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與汪優游王蕙芬輩發起一社借天仙園而演新劇助振先是衆謂之曰「若徒恃普通新劇而無一幟獨標則既不能動人復無以自示因屬雙雲造意時胡蓮未終當道炙手可熱肆行無忌爰

新。加。官。一。劇。以。作。當。頭。之。棒。駢。成。倩。優。游。優。之。憂。游。雅。善。滑。稽。一。舉。一。動。一。顰。一。笑。莫。不。引。人。入。勝。至。時。實。現。于。舞。台。之。上。觀。者。莫。不。叫。絕。報。章。交。贊。哄。動。一。時。于。是。尤。而。效。者。有。錢。啞。橋。繼。演。于。大。江。南。北。亦。皆。所。至。有。聲。然。尙。未。有。今。日。之。盛。也。自。辛。亥。冬。月。演。于。東。南。光。復。紀。念。會。後。此。劇。大。盛。新。劇。界。演。者。有。王。蕙。芬。顧。無。爲。溫。亞。魂。錢。逢。新。等。伶。界。演。者。有。王。益。芳。小。來。全。輩。然。而。形。式。雖。同。精。神。已。異。蓋。予。所。編。者。爲。調。侃。昔。日。官。場。今。之。作。者。爲。諷。諫。共。和。人。物。



●王无恐

時之稱无恐者匪曰表情周至即曰工於傳神苟執其人而問曰无恐之表情究竟如何周至則恐未必能對良以觀劇多心魄氣浮評劇多隔靴搔癢求一能觀微察隱者則渺不可得即吾道中之力學无恐者亦都從大處摹仿未嘗及其微細殊不知微細之間確有至情至理所謂失之毫厘謬以千里者也雙雲無似願扶其微宗王者幸頃耳聽焉

珍珠塔。偽造假信一幕。時之演陳蓮者。莫不以无恐是法。然學者但得其大。却忘了一個大大漏洞。漏洞維何。蓋翠娥豈有認不得父親筆跡之理。善哉。无恐書以左手。以免看破機關。心細至是。吾甚欽佩。顧時之演者。非但書不用左手。且又加蓋圖章。試問陳家那有方氏之印信多此一舉。真是畫蛇添足。苟一思之。殊覺可笑。

无恐嘗飾情天恨之李富棧房一幕。與時亦有稍異。即此稍異之中。已有至情至理。

學者豈可以微而忽之。他人之演此劇於鷄鳴之後，逕然排闥直入，不問其太太、老爺、小姐之曾否起床也。无恐獨不然於門隙呼醒其主，俟主起身，然后入內，揆諸情理，似覺適合。顧人之學者，多不於此經意。獨張冷兒注意及此，宜其爲汪氏重也。（優游嘗謂丑爲角之中，當推冷兒爲巨擘云）

●鄭正秋

藥風比爲方老太，神情語白，悉臻上乘。求諸今日，實鮮其匹。昨夜飾馬介甫之楊翁，言詞之優美，表情之周密，較諸其演方老太，有過之無不及。腹有詩書氣自華，誠哉爲新劇之不可無學也。

●說小生

演新劇之正派小生，最忌吐屬鄙俚。若以新流行語出諸正派小生之口，則豈不可瀟灑出塵之少年公子，變爲佻達不經之小流氓矣。優遊之雅，負時望其大原因卽在於吐屬雋雅。

藥風之爲小生，其貌容有不稱，然其出言吐語，行動舉止，莫不儒雅彬彬，一無獷獷。

之氣。况其體貼戲情。儘有經人所忽求。諸今日實不數覩其人。查天影之爲劇病。在不肯慘淡經營。若以全力出之。亦有足觀者在。舉止間有失。諸輕浮。然其吐屬。則亦雋雅有致也。

李悲世間演生角。頗得優游。餘緒若再加以磨琢。不難與優遊抗席。

●說旦角

寒梅爲劇妙在守定範圍。絕無躡繩越矩之憾。顧今之劇人。往往喜人鼓掌。於是不顧戲情濫發議論。惟求合乎看客心理。不知言之是否有當。寒梅守正不阿。獨行其是。較諸庸流實高萬萬。

●一技之長

劇人多一技之長。楚鶴之錢店。夥計警鈴之徽館。堂棹冷笑之忤作。申之之禮人。詠馥之三姑六婆。類皆深入戲中。而自忘其形骸也。

●說包銀

戲子包銀由十而百。由百而千。由千而萬。循是老板難做。不數年將無人出而往營。

戲館矣。信是則戲子縱抱絕技。其如無噉飯地。何劇人包銀由十數而數十。數十而數百。長此不已。必至千數。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設今不圖必爲後患。此進德會之所。以增入(包銀)不得逾百數之例也。

劇人思之。劇人熟思之。與其貪得而至新劇失敗。孰若節用而留新劇餘地。本報負維持新劇之責任。對之能不反覆叮囑而爲劇人勸也。

劇界多賢幸各自勉。

●紅樓夢

紅樓夢雖爲名著。然其聲名則遠不如聊齋之普及。讀此書者。大抵騷人墨客。至於婦孺鄉曲。走卒販夫。不特未見其籍。抑且未耳其名。所以排演紅樓夢劇。往往不得善果。此乃歷試皆然。並非好爲譏語。至於劇人之爲是劇。亦多蹇塞泥滯。不能如他劇之活潑潑地。此蓋震於紅樓夢之盛名。不敢稍軼範圍。以至全劇鮮精采之呈觀者。等嚼蠟之味。不能叫座。職是故也。

●黃幼雅

走與幼稚相處半年無日不勸其以餘晷向學客臘幼稚決志讀書迺與其謀諸蘇氏蓋蘇氏家有良師也蘇故熱心慨然允諾孰料事墜垂成黃氏他就以致不果比聞幼稚肄業於日華學堂朝夕於斯孜孜不倦信是則吾殊爲幼稚前途幸也

●恩怨記

家庭恩怨記一劇實本于晉獻公故事全劇結構頗爲縝密比聞同志會有續排二本之說走殊不以爲然蓋以劇情已盡續之恐多牽強轉將是劇損色鏡若解人其亦以予言爲知言不

●聊齋戲

演聊齋劇必能叫座蓋以聊齋一書聲及于里巷婦孺鄉曲耳名已久苦於目不識丁不能展卷而讀一日演爲戲劇其有不爭先快睹者乎益有淺學之徒往往以能讀聊齋自詡實則展卷茫然一無所曉若欲求教於人又恐爲人所笑無已迺求諸於劇場於是各劇社不演聊齋則已演則座輒爲滿此非理想之言蓋由實驗而得者也

●殺子報

民鳴社所演之新殺子報。似卽佛無靈之化名（此劇曩在紹興演過）。演佛無靈卽名佛無靈矣。又何必名以素爲人鄙之殺子報而冠一新字於其上。轉致爲人口實哉。

●新劇家之新名刺

嘗見一刺令人失笑。中署其名曰（周廢聲）上書曰（四馬路羣仙戲園東平安里移風新劇社事務所社員）下署曰（古風江蘇南匯魯家匯人。登台在新北門福佑路）新劇家無奇不有此事。雖細然可喻大矣。

●勿忘顧無爲之演說

開過全體會。舉定各職員。新劇公會宣布成立矣。不亦休乎。惟望在會諸公。一秉至公。勿忘顧無爲之演說。使諸君而果不忘顧氏之言。則小子將脫帽立正。三鞠躬而三呼之曰。新劇公會萬歲。新劇公會萬歲。新劇公會萬歲。

否則誠馮氏所謂小孩之不若矣。可不慎哉。

●灰鼠換珠皮小說

(箴劇人也)

春寒。抖峭。珠皮當道。一襲棉袍。得毋爲人所笑。

朝想珠皮袍。夜想珠皮袍。想來想去。可惜長生庫的。司庫不是吾的老。

正凝神時。忽有謂之曰。何兄。吾適有事去去。就來你到那裏去。吾去買瓶拔毛藥。言已揚長而去。

所謂何兄者。東一瞧。來西一瞧。看見買拔毛藥的。床上置有一件灰鼠皮袍。於是耽耽焉。遂遂焉。一心想這灰鼠皮袍。

正耽耽間。忽聞咳聲。縮視之。乃茶房也。於是出銅元一枚。謂茶房曰。速去買些甘草。此乃今夜戲中必要之品。速去。毋延。

茶房既去。何兄乃挾灰鼠袍而跑。

翌晨。則何兄身上居然換了一件珠皮袍矣。

笑話。笑話。有賊有賊。吾的灰鼠袍不知那里去了。

東也。找來西也。找來找去。找不出這件灰鼠皮袍。

橫想直想。疑七疑八。疑來疑去。疑到這位何兄身上來了。

於是搜其懷得英餅二餅。上印有森字。

嘎森字。嘎森字。森字。乃東新橋森泰押當之圖記也。按圖可以索驥矣。

乃至森泰當而詢之。

當夥曰。當時其某日某時乎。曰然。其日以灰鼠袍來而以珠皮袍去乎。曰然。

曰然。則真何兄矣。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枉爲也是。新劇家新劇家的名譽被爾掃盡矣。

●補漏洞

某夜。无恐演同惡報責子時。偶不自慎。將優游假辦飛去。四座大相温噓。无恐從容之言曰。若真不知羞恥矣。曩也游學他邦。志氣何等高尚。迨夫畢業歸來。忽萌出山之想。於是飾以假髮鑽營。當道真无心。肝真无廉恥。母怪若妻之棄汝也。大大漏洞。輕輕補過。且又借題發揮。調侃世俗。斲輪老手。究非凡匹。若在他。人則必面赤耳熱。

莫知所措矣。无恐之所以爲无恐者。其以此夫。其以此夫。

●箴不自量之評劇家

梅花落不知是何命意。胡四娘不知出於何書。此皆近日評劇大家之大筆也。嗚呼。風靡一時之新小說鼎鼎大名之聊齋志尙且未曾看過。居然東施效顰。執筆評戲。夫亦太不自量矣。

●拉雜話

前日雙雲言合浦珠還係出李君磐手筆云云。誤也。此係東魯實事。梨里黃君源之（卽黃痛蝶之祖）編爲小說。沈冰血在鎮演劇時編爲劇本。原本尙有浦佩蘭留學日本與女學生訂婚一段情節。嗣因多妻主義不合時宜。故刪去之。李君在高等新劇團演時稍加修改。情節未動也。

冰血編有滑稽短劇尸緣一齣。係太平廣記故事。頗爲新奇。不日排演。舊劇界之藝員談優等。演員曰。角色或曰角兒。不知何所本。今新劇亦染此病。大非所宜。

新劇人爭挂牌子之先後爲好名爭薪金之多寡爲好利俱非壞事既好名好利多必於藝術求進步方不愧先名厚俸較諸不修邊幅之徒高尚多多矣

●究竟誰先誰後

優游雙雲等所組織之開明會在丙午之冬鐘聲天知輩所營之春陽社在丁未之秋載諸劇史彰彰可攷數典忘祖君子恥之

●移風社之一瞬

緣中緣卽緣外緣之化名爲進化團著名好戲移風社有才難之嘆演此殊爲減色劇中除雙孝之素香雅鳴之秋菊尙有可取外餘皆一無所長悲天以滑稽角色扮演激烈小生(飾劇中之趙子榮)用違其長更屬可笑

●玉堂春

玉堂春一劇考其實本於金釧記云河南有王舜卿者其父爲京中顯宦致政歸里留都中名妓蘇氏玉堂春相與之狎買屋宇置器飾豪華無度不及一年囊空金罄被逐出院流落都下寓某寺中廊間有賣菓者見之曰公子乃在此耶玉堂春爲

公。子。誓。守。終。身。不。接。他。客。尋。公。子。殆。遍。幸。母。他。往。乃。走。報。之。玉。堂。春。得。信。遂。誑。其。母。往。寺。酬。願。見。生。泣。曰。君。名。家。公。子。一。旦。至。此。妾。罪。何。言。然。胡。不。歸。生。曰。路。遙。無。費。何。以。歸。爲。蘇。與。之。金。曰。以。此。置。衣。服。再。至。我。家。當。作。區。處。於。是。生。盛。服。僕。從。復。往。院。中。人。役。見。之。大。喜。相。待。有。加。設。宴。夜。闌。蘇。氏。私。授。金。飾。生。席。捲。所。有。而。歸。去。後。假。母。知。之。撻。蘇。幾。死。剪。髮。跣。足。斥。爲。庖。婢。嗣。爲。山。西。商。聞。蘇。名。往。見。知。其。事。賢。之。以。百。金。代。爲。贖。身。逾。年。髮。長。美。顏。如。故。攜。歸。爲。妾。初。商。婦。皮。氏。以。商。遠。出。鄰。有。監。生。挽。嫗。與。通。及。商。娶。蘇。皮。知。之。夜。置。毒。酒。中。蘇。遂。巡。未。飲。商。代。飲。之。遂。死。監。生。唆。皮。告。官。云。蘇。毒。殺。夫。監。生。陰。賂。左。右。遂。成。獄。王。生。得。資。歸。後。矢志。讀。書。登。第。擢。御。史。按。山。西。錄。囚。訪。悉。監。生。鄰。嫗。事。一。鞠。盡。伏。生。暗。令。鄉。人。蘇。玉。堂。之。兄。領。回。籍。陰。置。別。邸。爲。側。室。復。得。相。合。與。劇。中。嫗。院。廟。會。起。解。大。審。等。情。節。悉。合。惟。王。舜。卿。改。爲。王。金。龍。又。置。毒。於。麪。中。及。審。時。種。種。怪。象。似。與。小。說。中。有。別。然。此。孰。真。孰。僞。未。可。辨。也。

▲新劇本事▼

●火浣衫

正秋

三杯下肚。色胆如天。酒乎酒乎。每爲怨女曠夫。作皮條客。皮條率成野鴛鴦。固然歡喜。無奈事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西洋鏡。一旦折穿。開眼烏龜。那個願意做。捉姦捉姦。殺機於是乎動。而公門之中。於是乎生意興隆。

江西磁商邢勉士。有弟名洵。因姦事流於外家。無親骨肉出門不放心。故而把塾房娘子岳氏。托與好朋友章義已。便行貨入川。後洵得赦歸。欺兄在外。竟與嫂通。義雖知而無如何之。

一日勉士從四川來。未抵家。先與章義遇諸塗。久別重逢。樂也無極。携手登酒樓。叙談。義方欲有言。而勉士忽啓囊。出火浣衫二襲。以視之。稱爲寶衣。以一贈義。義心不在此。謂之曰。爾家有方在。青年之續弦。妻與素不安分之小叔子。一個不小心。容易出毛病。老友此番回家。當格外謹慎。勉士第頷之而已。尙不以爲意。不料鄰座有一客。酷似走方郎中。冷眼旁觀。冷耳旁聽。覩狀聞義。言怒其離間人之骨肉。俟二人去後。乃詳詢店小二。以邢章爲何如人。小二將二人姓字住址略告之。客雖知之。然亦無如何之。

勉士既抵家。居然撞見自己家主婆。方與好兄弟在暢飲成雙杯。雖知自己頭上已戴綠巾。然而生性是一個好好先生。但恨之而無如何之。

次日勉士奔告章義。以所見事。約定明夜去捉姦。屆時義先至。買然闖入。叔嫂倉卒不及躲避。羞憤不堪。岳氏翻過臉來。反咬章義一口。誣爲誘姦。更將其捉將官裏去。從來姦出婦人口。剛令爾悔。但憑岳氏堂供。以定章義罪。方將打章義板子。幸勉士忽忽趕到。力爲保釋。從此叔嫂色膽更大。勉士等更无如何之。

奸夫淫婦。惱羞成怒。欺勉士老且懦。乘機持腰帶勒死。勉士將屍置諸木箱內。出喚向阿銀來。抬去燒燬。殊不知隔牆有耳。所作所爲。悉爲少林僧看破。趁無人時。從牆上跳下。將勉士救醒。剪其辮脫其衣。並以他物概置箱中。竟負勉士遁去。至向來扛箱及門。洵忽托故望風。向貪心忽起。開箱偷物。探手入摸。得一物。急置懷中。迨扛去燒燬後。出物視之。確是一辮。驚訝不置。

岳氏邢洵。既燒勉士屍。卽赴章義索人。指義所着火浣衫。誣爲謀寶衣害命。提控公堂。章義因以入獄。

章義既入獄。其妻言氏率女兒上珠及僕婢往探。就商雪寃方法。義云。常言道。有司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事非托巨紳運動不可。乃請表親賈肇辰來轉托。卜施仁去走路子。

卜施仁夙聞章妻有美名。乘其有所求。囑賈命言氏晚間親往詳述一切。賈不測其奸。竟許之。施仁於是吩咐家人。卜良夜間。站書房外望風。莫教太太們看破。豈知淫人妻者。妻亦被人淫。卜良與施仁妻素有姦心。苦不得間。得此機會。來得正好。

賈詣章覆命。言氏聞夜深親往。事有難色。不去。又恐終無以救丈夫。意欲倩婢代之。婢舉隣妓李黛兒。以自代。黛兒貌似言氏。贖身時。曾得章氏資助。悉章義寃。激於情義。慨然以救義出獄。自任。言氏德之。因授計焉。

至夜黛兒受計往。卜施仁不知其爲鷹鼎。閉門。黛兒曰。妾徐娘半老。謬承垂盼。感已無極。俟義出獄。定當勒寫退婚據。冀得常侍左右。願君亟爲設法。俾妾與義離婚。有所憑藉也。施仁殊出不意。樂不可支。乃令往措三百金。作運動費。

剛令爾復廉吏也。佯受施仁賄。陰與幕友議。反疑章氏虛心。藉賄脫罪。開堂垂詢。卽

以三百金作證。刑逼章義供招。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義无加何。竟屈打成招。遽定死罪。

言氏欲救夫生。反速夫死。名譽上又受无形累。於是痛不欲生。期與波臣爲伍。上珠婢僕圍而勸止。方在危急之際。忽遇走方郎中者。姓名使。卽先前酒樓上之冷眼人也。見狀問故。廉得其情。怒下衣冠禽獸。允爲章義伸冤。慰勸言氏歸。

任俠旣知章義。寃遂趨謁剛令。聲明目睹寶衣。係邢勉士所親手贈與章義者。不可以謀衣害命。坐章罪。剛斥其妄。逐之。任俠不得已。至言氏處。草書請舊東梁制軍派委員來查義女士珠。及義婢義僕領命詣省投書。

向阿銀受邢洵命。幫同抬箱燒燬後。卽聞勉士不知去向。章義謀衣害命案。心焉疑之。與家人道及其母若妻。謂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雖疑之而亦不便如何之。

亡何向阿銀有足疾。不良於行。聞有走方郎中過其門。乃延之入而就醫焉。診治間。互道新聞。向无意中述及邢勉士案。方醫聞之。色喜而佯若絕不經意也者。更故謂

之曰。汝足須多領佳釀。方可速愈。向以无錢對。醫得間出銀一枚。令向母沽酒買菜。持來一醉。向惑之。竟吐實。並言岳氏邢洵日托其尋僕婦。方醫聞言。更有得色。又乘間將李黛兒身旁之鍾媽。託向轉薦與邢家。而預授密計於鍾媽。鍾媽既蒙雇用。忽而裝神作鬼。自謂老爺上身。嚇得姦夫淫婦。叩頭求饒。不打自招。

秦太守亮理奉委來查是案。入縣暑與剛令斟酌。而方醫任俠適來求見。當以在商家探得各情。一一陳之。詎剛令始終疑任。俟招徠詞訟。非但不之信。且有懲之之意。幸亮理勸之。始已。會詢時。鍾媽投到。將叔嫂虛心事據情實告岳氏。至此方知其詐。忽然變口。堅不承認。誣爲造謠。剛令惑於成見。欲治任俠。鍾媽等以通同作弊之罪。秦守頗爲不然。奈剛令以去就力爭。不得已將兩造一併收押。任俠亦交廳看管。判俟訪明再結。

少林僧負那勉士去入寺許久。尙不能開口。乃爲漸漸調治。始得痊愈。問之。始悉其家世。恐有變故。遂師徒托鉢來故里。深聽一切。如若无事。卽歸寺皈依佛教。不再問世事。初不料章義受若是之奇冤也。二僧驚悉之餘。悲憤交集。投案自陳。案因大白。

姦夫淫婦俱定死罪。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邢洵入獄。卽病。病中輒呼阿兄。至是抱兄痛哭。自怨自艾。自罵自打。狀至悲慘。勸兄還俗。以延邢家嗣續。勉士心動。泣求堂上開恩。免其死罪。秦守剛令爲之淚下。判流關外。洵但求死。不願更生。自謂如予十惡不赦之囚犯。誰復肯以兒女妻我。藉口不死。亦奚延嗣續。還是阿兄留髮爲是。勉士執不可。兄弟哭之至痛。旁觀咸爲泣數行下。倏焉有至。堅極銳穿雲裂帛之聲。力排愁雲慘霧而來。一聲未已。卽見一麗人。矯然挺身而出。伏案下侃侃而談。詳陳代言氏捨身救義事。末謂邢爲章氏至友。章爲妾之恩人。妾以身代言氏。志在成全章義家。今章家雖已成全。而章家之至友。行將絕後。妾又不忍不成全之。蓋成全邢氏。卽所以成全章氏之義也。妾願隨邢洵去。堂上感其義。於是全其志。案結。尋任俠忽不見。

▲▲揣摩篇▲▲

沈所一

●滬人觀新劇之心理

客有見余以揣摩名篇者。怪而問曰。戰國之世。厥有韓子。揣摩心理。著書名世。子何

人斯。而以揣摩名篇也。余堯爾曰。有是哉。子之魯也。當今之世上。自公僕。下訖平民。大則國政。小則友誼。固無一而不用其揣摩也。夫投其所好。避其所惡。揣摩之始也。抑之揚之。毀之諛之。揣摩之術也。客其少安。而毋燥。將告子以余所欲言也。

經有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國政非余所敢言也。個人交際。非余所欲言也。莊周云。大言炎炎。余不知戲。而強言戲言。故無形而又筆之。使有形。昔人所謂強作解人者。知不能免。然而大地茫茫。強作解人者。固不僅余一人已也。於是著揣摩篇。以言滬人觀新劇之心理。

篇一 劇名

夕陽墜矣。華燈張矣。長夜寂寂。將何自遣。必曰其觀劇乎。劇場林立。將安往乎。必披覽報紙。擇其可觀者而觀之。可觀者果何戲乎。則必擇膾炙人口者。無之則擇取材於著名小說者。又無之。則擇顧名思義。而知其情節之饒有趣味者。是故觀劇者。未履劇場之先。而欲使觀劇者。至我社觀劇。則劇名不可不於上三者占其一。此劇名之所以爲必要也。試列之如下。

一膾炙人口者。此等戲劇必一演再演。其情節其趣味。深入人之腦筋者。如馬介甫情天恨綠窗紅淚惡家庭等是。然細味其名稱。亦必或取材於著名說部。或其名淺顯能令人顧名思義。而知其有趣味。有至理者。此其所以能膾炙人口也。我人既知滬人觀新劇之心理。苟欲編劇以提倡武士道。萬不可僅以尙俠爲主幹。當寓尙武於柔情之中。譬諸火浣衫中之有少林僧。雖非主要。而觀劇者自能欽敬少林僧之俠義。而心嚮往之也。濟濟編劇家。苟具此苦心。必有躉余言者。

篇二 劇才

演劇之於各種角色。缺一卽屬不完。盡人知之。第揆之滬人心理。則自以滑稽生最爲歡迎。何則。以其言詼諧。語語能中人心坎。而增人興趣也。然徒尙滑稽。而語無扼要。無至理。則去淳于之旨遠矣。此等人才。考之滬上。實不多見。若鍾笑吾者。其庶幾乎。其他則尤以小生。年輕且爲重。然無老生以輔之。則不能見其佳也。我願劇界多生滑稽派人才。紛墨登場。寓名言至理。於詼諧之中。以挽我社會頹唐之風。則不特新劇之幸。亦我國前途之幸也。

嘗見有以治淫博座客歡者。以實大謬。夫新劇之有價值。以其無淫蕩之言行。而能矯正社會之惡習。挽救社會之人心也。况乎觀者之心理。苟知自好者。必不願以不道德之言行。以貽害其家人。是故劇社雖以營業之興衰爲命脈。斷不能以飲鴆止渴爲得計也。我於是不能不忠告各劇社。於劇人之選才。苟爲營業計。甯多選擇稽派。而擯斥冶淫者。幸勿稍涉於佚蕩。以自害害人也。

篇二 飾裝

新劇僅用滿清服裝。實爲大詬痛。原其所以然者。限於經費耳。彼觀劇者。對於珍珠塔三笑等劇。非不知滿清服裝之不適用。然而未嘗一言者。能深諒此苦衷也。今者新劇日益隆盛。幾幾與舊劇抗衡。苟仍因陋就簡。恐非持久之道也。我聞正秋諸子將實行試用古裝。以演古劇。使此策而行。則新劇界必能大放異彩。何則。觀劇者之渴望古裝。已若大旱之望雲霓。一旦沛然降雨。其苗有不勃然以興者耶。

嘗聞觀舊劇者。一般普通心理。以服裝鮮明爲第一要素。良以所唱者不易領解。則不能不於舉動服裝上着相耳。新劇之興。因一得力一於道白神情。然能加以服裝

鮮明。則一般普通觀劇者。有不趁之若鶩者耶。

●答客問

沈所一

枯坐無聊。正擬煮茗談楞嚴。有客顧我。繼談時政。余曰。茲非我所欲聞也。客驟然曰。子所欲聞者其戲乎。余頷之。客乃舉關於戲劇者以詢。余信口答之。客既興辭。以爲曩所言者。頗耐尋思。爰筆誌之。

客曰。劇界範圍至狹。主筆言戲者。易於才盡信乎。余曰。於何見之。曰。劇報多抄襲。可見其一斑。余曰。我聞之孔子述而不作。我入抄襲人作。所以宗孔也。孔子刪詩書。作擊辭。我人點綴他人文字。以爲己作。庸何偏。噫。子迂矣。自古至今。厥維江郎。斯有才盡。我人述而不作。前人之文。汗牛充棟。今人之文。浩如煙海。將安見其才盡乎。客聞之。啞然勿能對也。

有頃客復曰。敢問戲劇之範圍。果何如。余曰。浩矣其無垠。渺矣其無涯。宇宙之內。熙熙攘攘。何莫非戲也。伊古以來。爲帝王爲盜賊。光陰流水。一剎那間。便歸烏有。揆之粉墨登場。直百步之與五十步耳。老子知其然。是以貴無爲。然而老子尙有五千言。

之作。則老子未必眞無爲也。釋迦知其然。於是作偈曰。人之誦經。譬潑之用筏。既登彼岸。筏便非筏。是故佛說佛法。卽非佛法。是若佛法。由是論之。天下之事。何莫非戲也。此對於廣義言之也。若夫狹義。則凡見諸戲臺者。斯得謂之戲。我人以狹義爲劇報材料。斯鮮矣。彼點綴他人之文。以爲己作者。我何責焉。客乃恍然興辭而去。

●覆友人論新劇書

沈所一

別來天各一方。索居增寂。辱承惠書。展誦之餘。如親色笑。慰甚。執事以攻課之暇。寄情粉墨。燕陋之戲世界。竟獲登大雅之堂。其榮幸爲何如。滬上小報。俱有劇評。論調雖不一。其提倡新劇一也。大抵天下之事。公私兩字。最難分別。我以爲公。人以爲私。人以爲公。我以爲私。各持其理。以相辯難。無有窮期。讀定公論私之篇。可以恍然矣。承詢歐西戲劇。未嘗一渡重洋。身親其地。不敢臆說。惟聞之王君培元言歐洲劇場大別五種。一曰歌曲的。專重歌喉之妙奏者。二歷史的。每演古事。俱用古裝。羅馬則羅馬古服。英則英之古服。未嘗稍有假借。以視我舊劇之古裝。又未可以同日語矣。方今新劇亦圖習用古裝。此弟所深望者也。何則以滿清服裝。演明代之事。不倫不

類顛倒時代。唐突古人。莫此爲甚。執事解人。當必韙余言也。三滑稽的。卽我新劇趣劇之類。然彼尙文學之辨論。與演者多文人。恐非我今日新劇所能幾及也。三悲劇。所演多慘情。令人下淚不已也。比來我劇人亦稍稍能之。如陸子美凌憐影之悲。且確能動人。王无恐演悲劇。至落淚時情景逼真。亦屬難得。四短劇。大抵如我舊劇之節演古事。開始於巴黎。今則風行全歐矣。生君醉心戲劇。其言當不我誣也。日來瑣事。娟集。握管未遑。適坐候友人。願訪略書數行。如遇風便。幸毋吝褚墨也。所一白。

勸學篇

沈所一

新劇之所以見重於我人者。夫豈不曰以其能改良風化也。革新社會也。是故淫靡之戲。於舊劇則比比皆是。於新劇則未嘗或見。悲哀悼痛之音。見諸舊戲。則人輒掩口。見諸新劇。則滿座沉瀾。嗚呼。此豈胸無點墨者之所能爲者。我人於此。可以一覘新舊劇之價值矣。

滿清季世。有春柳社者。發起於東京。願其所謂新劇者。日本戲劇也。鐘聲東渡。見而善之。歸爲春陽社。是時滬濱諸子。已盛倡新劇羣學會。以籌建築費。集合同志。演新

劇二齣。此尤彰明較著者也。既而雙雲諸子。發起開明會。從事新劇。越年而天知之進化團。見於滬北。自是屢興屢蹶。劇人之足跡。遂遍大江南北。而滬地之新劇復衰。辛亥之秋。正秋諸子組織劇社。命名新民。所演新劇。以社會教育爲前提。以革新家庭爲歸宿。輿論譁之。而新劇遂復中興。於滬濱。迄今未逾一載。踵而起者。不一而足。新劇至是。儼然與舊劇抗衡矣。嗚呼。何興之暴也。我人於此。復可以覘演劇者之不可以無學矣。

語有之。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我於此新劇隆盛之時。對於劇人。有不能已於言者。則業精於勤。荒於嬉耳。夫新劇至於今日。果能執全國戲界之牛耳乎。必曰未也。然則今日之新劇。其基礎猶未固也。基礎未固。而欲望其長。此隆盛而無替。雖至愚者亦知其不能。是故爲劇人者。自宜熟籌鞏固其基礎之策。要當以灌輸學識爲第一義。此我勸學篇之所由作也。

●戲擬新劇公會復梨園公會書

沈所一

會長先生台鑒。謹復者。祇奉教言。謹稔一是。某聞之優勝劣敗。天演公例。方今新舊

競爭。究尙不知孰勝孰敗。揆之輿論。咸以新劇爲能改良社會。然而一般大老之醉心舊劇者。亦不乏人。公道自在人心。迥非某等所能強致也。來書云。過矣。若夫新劇僅用滿清服裝。自是新劇之詬病。草創伊始。未遑顧及。非甘屏絕古代衣冠。唐突古人也。歐西戲劇。誠如來書所言。第其所謂歷史戲劇者。斷非我國舊劇所能及。公等苟欲維持舊劇於永終無替。則宜去短留長。大加改革。毋以拾外人之牙慧爲可羞。更毋以後進之新劇爲不足效法。斯可矣。某等對於新劇。自慚猶未完善。發揮光大。繼長增高。其志彌遠。其望彌奢。終日籌思。惟此是務。又安暇計及乎他哉。况此過渡時代。新舊正宜並立。各自奮勉。以爭免於天演之淘汰。又安敢一得自封。夜郎自大。以自速其敗哉。忽此佈復。未盡所懷。

●何苦來

沈所一

劇人之於行頭。固爲化裝之必要。惟用之得當。則精彩倍增。用之失其宜。則轉足以失戲情耳。

近見新劇旦角漸染舊劇習氣。以多易行頭爲第一要義。甚有自夫家婦甯至母家

時已易行頭者。揆之情理。實所希聞。嗚呼。是亦何苦來。

●望眼將穿矣

沈所一

新劇僅用滿清服裝。實爲新劇之大詬病。失人知之矣。願未有實行改革之者。濟濟劇人。豈皆不能服古裝者耶。

癸丑之秋。正秋諸子乘時而起。提倡新劇。而新劇遂以大盛。嗚呼。正秋諸子。其新劇界中興之健兒乎。

夫正秋諸子。既爲中興之健兒。則實行古裝。舍中興之健兒。其爲誰屬。曷哉諸子。其急起圖之。毋令人望眼欲穿也。

●陳伯和

沈所一

余好觀新劇。而多微辭。惟於情天恨（即恨海）則無間言。蓋其感人之深。有非他劇所能及者。

曩余作聯合演劇劇評。於恨海之陳伯和。以爲優遊絕作。非天影所及。今日新民演斯劇矣。去伯和者。必爲優游。疑我言者。蓋一往觀之。

●舊小說之有裨世道人心

沈所一

一孔之儒。每逞己見。力詆珍珠塔描金鳳爲無益社會教育。所一聞而非之。爰爲之辯曰。珍珠塔描寫欺貧重富之勢利小人。描金鳳描寫生死之交。友義之風。大可以勵薄俗。所謂社會教育者。正欲其描摹醜態刁風以警世人耳。

由是論之。珍珠塔描金鳳二劇。不可謂非有關世道人心之作也。降乎今世。婦孺之知有道德。未始非此等小說之功。故我人對於此等小說。刪邪鋤莠。則可一筆抹殺之。非允論也。茲粗言其大概如此。蓬窗稍暇。當反覆明辯之。以質疑於當代之有心人。

●是亦一消遣法也

沈所一

恆人職務。多在永晝。而劇人則在長夜。

恆人之有職務者。終僕僕朝。心力交瘁。故有正當職務之人。多安分守己者。無他。不暇他及也。

劇人白晝無聊。飽暖思邪。於是有講求異樣之服裝。以爲尋花問柳之導綫者。或徒

事博塞。以作孤注之一擲者。種種不正當之行。於是乎生。而名譽驟矣。

記者曰。曷不以有用之光陰。從事問學。以博身後之名。眼前之譽。較之邪行。甯可以道里計。嗚呼。是亦一消遣法耳。我劇人其三致意焉。

●新民民鳴之人才

沈所一

昨見耕漁室主評論新民民鳴人才。目光如炬。語語中的。披覽之餘。靡深欽佩。惟間有不盡然處。爰以管見所及。條案如下。

王无恐爲莊嚴派中之上上。品字字珠玉。語語如斬釘截鐵。起俠烈丈夫。最其所宜。汪優遊新劇界之全才。工小生。善扮富貴子弟。寒峻之士。非其所宜。至若起老太婆。惡少年。狡婢。尤稱出色。鄭葯風風雅士也。貌似婦人女子。飾蹙脚生。酸澁士。深得個中三昧。無人能出其右者。慷慨激昂。風流瀟灑。則不能焉。有時起老太婆。足稱上品。凌憐影貌甚麗都。演悲劇能獨步海上。間起了頭小婢。均活潑玲瓏。陸子美亦以善悲劇稱。與凌氏可相提比論。查天影蘊藉風流。小生中之佼佼者。優游外一人而已。惟演劇時兩目多東張西望。識者嘗之。錢化佛滑稽小丑中之絕無僅有者。化裝極

佳。其解人頤處。雖鼎鼎大名之徐半梅。亦遜一籌。

所一按二人宗派不同。謂之各造其極則可。若謂化佛勝於半梅。非允論。

徐半梅滑稽大家也。海上所演滑稽趣劇。多其手編。殆現時東方曼倩一流人物。朱雙雲學力豐富。飾老學究。喜咬文嚼字。觀客對之。歡迎之至。可稱絕才。張雙宜。陳鏡花。均以演潑婦著名。工架表情。鏡花較勝於雙宜。因雙宜每有過火之處也。許瘦梅。蕭天呆。蘇石痴。爲老太婆中之上選人物。可稱三分鼎足。蕭蘇二氏。尤善起登徒子諸角。

所一按石痴善演半老且老嫗。非其所長。天呆反之。似未可以相提並論。

則鳴之小丑。緩言慢語。神情表白。佳極佳極。冷笑之忤作及禮生。若有祕傳。他人學之。萬不可能得其神。似陳素素。王幻身。李悲世。王惜花。張翠翠。均善演喜劇。及丫頭。寒梅。航燕之中年婦女。舉止莊重。恰合身分。張治兒。張利聲。吳一笑。亦滑稽小丑。治兒善起滑頭小夥子。利聲一笑善扮惡人。騙徒。楊潤身。董天厄。飾官僚。扮相好極。出言均落落大方。沈冰血之老僕。宜莊嚴不宜滑稽。亦是專長。馬清風之滑頭浪子。確

到好處黃幼稚天真爛熳活潑自如童子生中之特出者雪梅之童子生亦是佳好將來造就雪梅當較勝於幼稚其餘若任天知顧無爲朱旭東陸鏡若諸君作者尙不深悉其底蘊不敢臆評當俟諸他日。

●新劇叢談

仲賢

演舊劇者檯步古怪。化裝離奇。觀者取其悅目。演新劇者須事事求合情理。扮某甲則己身卽爲串演某事。卽身歷某境。演者苟以真情出之。看客無有不被其撼動也。

新劇既須求真。故演新劇者須入情入理。不能有戲情外之滑稽話。不規則之服飾。五顏六色之面目。不合情理之舉動。編新戲者亦不能編世間所罕聞之情節。所罕見之事實。甯使看客不歡迎。不願演新戲者得無意識之鼓掌也。

某劇人演劇。臉上非雪白卽墨黑。某劇人演劇。身上喜掛大自鳴鐘。有時竟又掛湯器。此種舉動。看客宜羣起斥之。始爲合理。乃不特不示反對而且極力鼓掌。以表歡迎。有此無意識之劇人。卽有此無意識之看客。吾不禁爲新劇界長太息也。

善作無意識鼓掌之看客。演新戲者。謂之蠟燭。演新戲者。作無意識之言語動作。使蠟燭鼓。掌謂之點蠟燭。此語雖謔。亦演新戲者之經驗話也。

演新劇者之欲迎合蠟燭心理也。於是大肆點蠟燭手段。蠟燭則愈點愈蠟。新劇則愈演愈失真矣。

演新戲者。以能感動看客爲上材。以迎合看客爲下材。與其迎合蠟燭。不如感化蠟燭。吾願演新戲者。今後勿作無意識之舉動。勿發無意識之言語。事事由真處着想。使前此蠟燭全化爲有資格的看客。并願今後之看客。勿作無意識之鼓掌。甘心受蠟燭之名稱。願演新戲者。與看新戲者共勉之。

●新舊劇之異點

仲賢

現在流行之新劇。大半無一定脚本。所有劇中言語動作。全恃演者之一點小聰明。隨意發揮。同一新劇。往往甲演之。則如此。乙演之。則如彼。卽同一人演同一戲。有時亦不相同。余嘗曰。演新戲者。如中國學子。蓋研究中國文學者。無一定文法句法。如何配置。始稱通順。虛字如何用法。始稱得當。全由學者暗中摸索。毫無法理。可據。演

新戲者亦然。表情如何始稱完美。言語如何始稱恰當。舊劇則不然。唱工道白。權步。架子。皆有一定規矩。絲毫不紊。故習舊劇如習外國文字。有一定名稱。有一定之文。規學者能依規蹈矩。多加研求。則不難漸入深境。

演舊劇者。能以磨練成名。演新劇者。則恃先天聰明。是以只有板子下打出來的名角。未聞有磨練出來的新劇家也。

雖然今日之新劇。尚在萌芽時代。新劇學或未發明。異日新劇大盛。吾知其定有一種新劇專門學出現也。請拭目俟之。

●各埠觀劇人之心理不同

仲賢

寧紹各埠。地狹人稀。喜看新劇常。能每日不間。不喜觀新劇者。則絕足不往。故須每日排演新戲。無論如何好戲。苟一翻頭賣座。必大落。蓋看戲者。多老主顧也。排連檯戲。最能叫座。

汴梁人亦頗醉心新劇。然看戲程度甚淺。帶唱的新劇。最爲歡迎。然亦不能怪汴梁人之看戲程度淺。蓋無表情極佳之新劇家。爲之引導耳。苟有研究表情。極有心得。

之新劇家。爲之感化。則汴人心理亦能因之變遷矣。

安徽各埠人喜觀愛情戲。卽極冷淡之新戲。而能稍帶男女愛情者。賣座必盛。新茶花血淚碑等劇。皆在歡迎之列。

南京鎮江人。酷愛滑稽戲。出戲情外之滑稽話。必能博擗下人之鼓掌。所歡迎者。皆極無價值之戲。歷史戲如孽海花莊鏡蓉張汝祥刺馬趙聲等劇。亦頗懼迎。因此數劇。皆是本地風光。人人腦筋中皆蓄有此種故事。故必欲蒞場一觀也。

●劇本之難得

仲賢

韓文公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余曰。世有完善劇本。然後有新劇大家。新劇大家常有。而完善劇本不常有。小鳳先生。新編落花夢一劇。情節離奇。陳義高尚。允稱中國自有新劇以來空前之傑作。小子濫竽新劇界。雖屬多年。然於旦角一門。數乏研究。此次冒昧登場。諸多乖謬。有負小鳳先生原編本旨。不鮮。不料謬承諸大文豪。一再惟許。則更覺汗流浹背。夫小鳳先生固伯樂也。千里馬則小子安敢自許。惟其有伯樂其人。鞭策之指揮之。卽常馬亦能成爲千里馬。

是則伯樂之功。非千里馬之功也。坐是此次落花夢之能蜚聲一時。實小鳳先生一人之功。與小子無與也。用誌數語。以謝諸大文豪。

●不必假社會教育名義

仲賢

演新劇者無真實學問。辦新劇者無極大資本。新劇團體之能生存於今日者。仍持看客。

新劇團體既持看客而能生存。故看客心理所好。何劇則以何劇投之。固不必以社會教育四字作假面具也。

社會教育。既不能欺人。演新劇者亦斷不能持此作長久生活。不如每日破些功夫。在技術上多加研究。將來苟有一技之間。固不怕無噉飯地也。

●說演戲之脚本

心史

自新劇行而劇界知重脚本。製脚本者持高尙之理論。陳義甚高。顧於觀劇者之心。理有合有不合。門外漢本不能贊一詞也。顧近日讀焦里堂先生之花部農談。乃知通儒之留意社會教育。所見有非常人所能及者。其中詳言脚本者兩則。特表而出。

之。則劇界之隅反焉。

焦先生之言曰。梨園共尙吳音花部者。其曲文俚質。其即爲亂彈者也。乃余獨好之。蓋吳音繁繁。其曲雖極諧於律。而聽者未覩本文。皆茫然不知。所謂養琵琶殺狗郡。鄆夢一棒雪。十數本外。多男女猥褻。如西樓紅梨之類。殊無足觀。花部原本於元劇。其事多忠孝節義。足以動人。其詞直質。雖婦孺亦能解音。慷慨血氣。爲之動盪云云。先生提倡亂彈。非薄崑曲。當清嘉慶時。風會殊不爾。先生獨以普及社會之功用。在俗而不在雅之。所以爲功。一則曰其事多忠孝節義。二則曰其詞直質。三則曰其音慷慨。然而戲劇之眞際在是矣。

夫社會觀感之道。崑腔不如亂彈。今之新劇布景較爲逼真。又止有科白。較之歌唱。尤爲易解。無聽者茫然之弊矣。然吾以科白與歌唱相間。乃與世人觀感之作用最合。焦先生所謂其事其詞。而又必及其音。聲音之道。蓋與政通。古人作樂之本旨。謂人之本性。自有此聲入心通之特種理解。故謂新劇較舊劇爲象眞。自無間然。然其有科白而無唱。爲一般俗人所不喜。新劇家則以爲此輩程度不及愚。以爲未必然。

也。

科白足以表情。而唱則尤能動盪神志。中國古代之俳優。已經過純用科白之時代。其後以好尚之繁複。乃情文相間。其道大行。自新劇興而一以外國之戲劇爲標準。科白與唱。又截然兩途。於是專一情節者。喜新而兼嗜聲音者。尙不能舍舊。愚以爲此無所謂程度之高下。魚與熊掌。二者或非不可兼。特用何方法以并合之。取外國演劇之長。而不沒吾人舊有之美。恐尙煩製脚本之巨子。苦思力索以溝通之。必不當如舊劇之唱與科白隨意連綴。亦正恐步趨外國。屏除歌唱。未必卽劇之極則也。

●愛之花

愛之花之所以謂愛之花者。以花園一幕。蔓英曾以母忘儂花贈諸秉義也。今之演是劇者。大抵無此一舉。旣無此舉。則是劇不當以愛之花名。此新民之所以易其名爲兒女英雄。俾免名實不符。

劇界縱無狀。然欲求一理公會事者。亦未必查無其人。舍己他求。吾不知其意之何在。予非不表同意。蓋爲劇界前途計。不得不說幾句閒話也。

●珍珠塔之有關社會教育談

大丈夫不立志則已。既立志則貧賤不能屈富貴不能移。務使勞其心志。餓其體膚。必達其始願而後已。珍珠塔中之方卿。見姑合則留不合則去。脅肩小人對此能無愧死。贈塔時。則方卿已立志在前。不受金銀。止受茶點。今人處方卿境遇。能見利不忘義乎。追塔時。經陳璉一番苦勸。我做方卿亦可以返矣。寧可違命不可違志。視黃金爲糞土。視富貴如浮雲。請問今之朝秦暮楚之徒。能做得到否。陳璉許婚時。口口聲聲對方卿說道。你是窮人。我是有錢人。吾今把女兒許你。是叫一般有錢的人以後不要看不起沒錢的人。此數語確當破除社會階級之原理。今之空談社會教育者。對此如何。

●童子生

劇人多至四千餘。欲於其中求一童子生。則殊寥寥。無幾。黃氏幼稚。既得天賦之厚。又富舞臺經驗。復得朱雙雲之循循善誘。宜其迥不猶人。趨出儕輩。大小二蘇。雖仰承庭訓。家學淵源。然以初次登場。尙無經驗。使得益自孟晉。將來亦可大成。蓋蘇之

天資亦極聰明絕頂也。陸氏雪梅爲劇有年。嘗歷各地。頗有經驗。比者師事雙雲。力學童生。張誠一劇。已有端倪。一俟純熟。卽當登場演奏。是幼稚又多一勁敵矣。

●卓哉二字

化佛子青爲予言進德會規則。除六條之外。當增一條曰（月薪至多以百元爲限）以持維新劇前途。卓哉二字。何所見之廣也。使劇界諸君盡能如二君之心。則新劇不致失敗矣。卓哉二字。

●觀劇心理

滬人觀劇雅愛熱鬧。第求叫囂狂墮。不問劇情優否。各劇社遂利用之日以熱鬧之劇。以求里社之悅。至若高尚之劇。則渺不可得。蓋高尚劇之多蘊藉。而不爲滬人好也。信是則新劇之無進步。良非戰者之罪。觀者實有以阻之。

新民主兒女英雄一劇。本於小說家周瘦鵑先生所編之愛之花。理想之高。達于極點。演爲戲劇。頗有可觀。惜全劇悉以靜勝。絕鮮渲染之處。然若靜氣觀之。則如食諫果。回味之佳。殊非他比。惜觀者之多不加察耳。茲者新民將於今夜重排此劇。讀予

言而不予信者。請一觀其究竟。而一證予言之信否也。

●十老四小

錢化佛發起合新劇老人十人。攝一小影。名曰十老圖。查天影聞風興起。乃合汪優游鄭藥風朱劍寒三人。攝一影像。名曰四小。現正約日舉行云。

●說東話西

行素

藥風之演新劇。每不滿意於觀者。予亦每以庸輩目之。前日之晚。有友來言。謂新民社之珍珠塔。藥風飾方老太太。佳盍往觀乎。予不之信。笑領之。友人堅請。不得已。乃偕行焉。是日珍珠塔已屬尾聲。藥風之方老太太。祇見母會親二場。幕數雖不多。而其動作神情。已可概見。試以擅於此劇之天呆比擬。則化裝一道。藥風似稍遜於天呆。神情態度無軒無輕。言語之入情入理。高出天呆萬萬。歸而思之。予友實不吾欺也。今而後我不敢輕視藥風矣。

民鳴社唱小生者。有一人。即查天影。朱孤雁是也。查則聲名藉甚。朱則沒沒無聞。豈孤雁之藝。果不及天影耶。特天影之貌。較勝於孤雁耳。因是以知。滬人觀新劇之程。

度名雖進步。實未進步。蓋只尙外表。而不講內五行也。甚矣貌之不揚之爲累也。

●行素拉雜話

雙雲前作拉雜話。未竟。而忽然跌傷足脛。以須養息。遂無暇計及拉雜話之未竟。然雙雲之言云。竇幾天關子。再聽瞎說幾句。此語想尙在閱報諸君腦海之中。庸知此關竟一關而不開。行素頗代閱報諸君憾焉。蓋閱報諸君。想已望眼欲穿矣。不得已只好行素來胡亂代續下去。閒言少叙。且歸正傳。

雙雲之言曰。演劫餘灰之陳耕伯。極難。誠哉斯言。蓋耕伯乃一考相公也。勢須寬袍大袖。而帶些酸氣。方合身分。然一帶酸氣。則非腹有詩書。演來卽易惹人討厭。謂爲極難。卽以此也。而近之一般普通劇人。詩既不曉。書又非熟。知帶酸氣之終難討俏。乃一變其本來面目。緊衣窄袖。儼然新界中人。苦工一場。滿口引用新名詞。不倫不類。實與耕伯身分背道而馳。獨汪優游則不然。其演斯劇也。身穿接衫。手執團扇。之乎滿口。酸氣直冲。宛然一個考相公。兩兩相較。不啻天淵之隔。優游之所以見重於時者。良有以也。

民鳴社願無爲登台五日。打泡戲雙雲已詳其四。獨於太太榜樣一劇。以未知究竟。尙未發表。今已調查明確。是劇卽新民社所演之孝女藏兒也。（卽今古奇觀中之念親恩孝女藏兒）

新劇公會有發起聯合海上新劇社會串之說。行素竊有疑焉。假如仿老戲做法。每人做一場。似乎萬萬辦不到。卽以情天恨一劇比例之。海上之好飾張鶴亭者。有任天知王无恐傅秋聲陸子青願無爲楊潤身王瘋僧鐘笑吾許聽濤蘇寄生吳我尊等十餘人。好飾李富者。有沈冰血願靜鶴張冶兒朱雙雲薛光明許瘦梅朱湘濤曹龍鐘張天狂等。好飾張隸華者。有陸子美凌憐影馮憐儂柴曉雲羅笑倩徐寒梅張翠翠王惜花陳大悲等。好飾陳伯和者。有汪優游查天影朱孤雁鄭藥風李悲世黃鵲聲等。好飾花四寶者。更屬車載斗量。而張鶴亭祇有四幕。李富祇有三幕。卽使每人一場。亦有多數人挨不着。然人孰不好名。誰不想於此一日中出出鋒頭。假使人人要搶做。則將若之何。此行素之所以言萬萬辦不到也。倘不照老戲做法。請教有什麼好法子。新劇公會能有以語我來乎。新劇小生之學汪優遊者夥矣。如查天影

朱孤雁等皆其例也。然天影孤雁輩不逾限於情天恨一劇稍得緒餘耳。終不若黃鵠聲之能齟齬神似也。鵠聲之學優遊。非特工架做作得其真相。抑且聲容笑貌無不畢肖。觀其戲者均稱道勿衰。即優遊亦贊嘆不已。將來能克傳優遊衣鉢者。其惟此子。今隸開明社長竟不重視不亦惜哉。

